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33nB281

壇溪梓舟船禪師語錄

明 船說　明法等編（依駒本印）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序
  - 目錄
  - 上堂
  - 陞座
  - 小參
  - 法語
    - 示眾法語
    - 貼單法語
  - 機緣
  - 垂問
    - 有僧呈十三問請師就答
    - 師垂五問請客師下語
  - 像讚
    - 世尊像讚
    - 達摩像讚
  - 拈頌
    - 公案三則
    - 六祖源流
  - 彭文煒序
  - 聯芳
    - 與首座天德
    - 與盛德都監
    - 與仲德侍者
    - 與書記竟德
    - 與監院常德
    - 與副寺永德
    - 與素樸維羅
    - 與王吉臣隱居士
    - 與明本徐居士
    - 與明乘劉居士
  - 行實
  - 引　法語

- 重建大雄寶殿引
- 掃塔拈香法語

- 雜著
  - 宜興芙蓉寺十二景
    - 銅棺疊翠
    - 睡虎隱石
    - 二桂流芳
    - 屏風曉嶂
    - 獅崖晚眺
    - 象鼻留雲
    - 雙橋鎖翠
    - 三到龐公
    - 來來舊跡
    - 蒼松夾道
    - 卓錫清泉
    - 洞裏乾坤
  - 門外濤井
  - 樹上搭蓬
  - 採龐榛果無米
  - 同眾遊山
  - 元宵坐月
  - 葵花亭崖
  - 和雲峰雪厂兄韻三首
  - 別一融法兄
  - 贈嵩岳兄
  - 贈太吉兄
  - 贈龍淵慈朗兄二首
  - 則融法兄往蜀
  - 贈梅竹庵瑞初禪師
  - 遇雲間善來老宿原韻二首
  - 海月堂法主瑞雲師
  - 贈祖裔法姪
  - 示茂枝徒
  - 掩關隱居二首
  - 赴齋口占
  - 示雪浪禪人持經
  - 同眾禪觀燈
  - 示心宇鄭居士

- 示心持周居士
- 西蜀僧請藏送別
- 遊石傘峰
- 示僧住蓬崖
- 辭屹山老和尚二首
- 眾戒子請偈
- 留別眾禪友
- 贈芝崖兄
- 贈耕雲法姪
- 和語松法兄韻
- 贈幼葵王公京試
- 示千江禪師
- 示千峰禪師
- 贈純然師
- 送浣風法兄
- 鹿門寺十二景
  - 靈溢泉
  - 霸王山
  - 香爐山
  - 獅子山
  - 三高祠
  - 丹霞洞
  - 青龍繞塔
  - 修竹花斑
  - 流泉影池
  - 江鎖鹿門
  - 鹿門山居
  - 遠眺煙村
- 檀溪寺八景
  - 馬躍檀溪
  - 王燦古井
  - 晉柏遺風
  - 屏峰鎖翠
  - 雙堤繫州
  - 平橋日渡
  - 真武鉉峰
  - 晴湖夜月
- 贈梵林法主

- 示啟方戒子
- 為淨覺師
- 為默識師四旬
- 示典座禪人
- 示恆清禪人
- 示杲輝禪人
- 同眾舂米
- 示眾募衣單
- 人
- 生
- 在
- 世
- 四威儀
- 贈雪廠兄回浙
- 示沈居士護關
- 祖道吟五首
- 文學俞公同觀泉
- 遊天童太白峰
- 不凡李公過訪二番偶偈二首
- 次雲峰雪厂兄原韻
- 贈石劍師
- 贈樹影師
- 佛冤法兄佳章次韻贈二首
- 贈牧翁法弟
- 贈次梅白公留夜
- 化油供佛
- 檀溪募緣偈
- 護法王居士及耆宿等請師出關
- 吼松師來韻
- 贈洞宗梅雪大師壽
- 鐘樓寺清白禪師請贊文殊菩薩
- 法兄古宿和尚來韻復贈
- 府戎彭法兄
- 江西提督嚴護法
- 讚柯老居士
- 復韻笠庵
- 丙子別吉臣王公八載和韻一首
- 王居士請藏

- 佛像送至檀溪
- 鹿門寺景
- 檀溪寺景
- 荊南道前兵部職方司良範孟公遊檀溪和韻(三首)
- 孟公春去秋來
- 贈秀野法姪住西來寺
- 戒子明舌請示
- 贈大智壽
- 贈二眉修仙
- 募建大殿偈
- 郡侯鹿門法兄
- 示徒天德做庫頭維那火頭共四載偈二首
- 蓉城法姪止竟
- 祝梵大師
- 示徒德唯
- 實琴請像讚
- 結冬掛鐘板
- 募化千佛寶懺偈
- 募茶引偈
- 自歎二十首
- 度日
  - 荒居
  - 自愧
  - 居山
  - 祖道
  - 相見
  - 待茶
  - 步香
  - 留雲
  - 行敬
  - 茅舍
  - 山景
  - 進山
  - 話頭
  - 坐參
  - 尋山
  - 本懷
  - 垂手

        - 灰心
        - 返本
    - 佛事
        - 為吳國傑居士舉火
        - 戒子德安舉火
        - 屺山老和尚訃音至懸真上供云
        - 為知聖居士舉火
        - 為向官府居士舉火
        - 為普陀庵主舉火
        - 鄧善人舉火
        - 性普禪人舉火
        - 為破石禪師舉火
    - 結制大光禪寺　上堂
    - 垂問機緣
    - 聯芳
        - 與大慈維那
        - 與月菴維那
        - 與淮泉王居士
    - 詩　偈　讚
        - 城西鐵佛
        - 鷲嶺甘泉
        - 鳳山延慶
        - 朝陽疊翠
        - 洞山峴石
        - 萬山幽蘭
        - 北堤鴨綠
        - 南堤楚山
        - 谷隱寺
        - 鐘樓寺
        - 仁皇寺
        - 鳳凰亭
        - 羊侯廟
        - 眾居士發心刻佛請偈
        - 都監天德請像讚
        - 贈水月林芝巖法弟
        - 贈鳳山廬庵法弟壽
        - 贈榮公護法壽
        - 贈徐相公

        - 示恒見
        - 贈靜庵姪
        - 贈謝居士壽
        - 太和居士請偈
        - 贈知黔維那
        - 示子梅居士
        - 貴州七位居士請偈
        - 春日觀山
        - 送大慈西堂太行峰
        - 贈法姪全機住高山寺
        - 贈寶林南極大師
        - 贈大光禪師
        - 贈漢水楊公
        - 月菴上座
        - 空如侍者
        - 監院仲如請像讚
        - 自讚
    - 書　佛事
        - 書
            - 與鹿門彭法兄書
            - 芝崖和尚書
        - 佛事
    - 大覺庵語錄
    - 鷲嶺甘泉寺語錄
- 卷目次
    - 1
    - 2
    - 3a
    - 3b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梓舟船禪師語錄序

余癸卯之四月，督運鄖襄，以備秦豫之師。舟次鹿門灘，遙望山間隱隱有紫氣，知其中有至人。月夜杖履往覓焉，屢跨懸澗，迷道而歸。季夏旋舟，於酷暑炎日之下，再一往覓，雖揮汗成雨，足力既窮，而勇往不懈，以胸中懷至人，若赤肉團上一無位真人，來來往往，故艱涉而心怡也。馮虛御風，何足云喻？披荊棻，拔藤蘿，羊腸鳥道，數息而至其境。未見禪師，已入彌勒樓閣矣；既見禪師，將謂別峰見德雲矣。促膝晤對，方丈一語，入維摩不二法門矣；把手相將，巖頂共遊，踏佛頂[寧*頁]行矣。厥後或在署，簿書倉忙；或入峽，貔貅震驚；或渡險，風濤湍漩。千危萬艱際，無不印合水乳，時時與禪師若覿面也。蓋邇來獅吼遍地，法幢如林，即余之遍踏名山，歷參知識亦眾矣。未見梓舟大禪師，南宗北宗合一也，一葉五花匯源也。未承曹洞之脈，而兼擅其綿密，無連纖之偏；現接臨濟之傳，而獨得其直捷，無魯莽之失。龍象中又出類拔萃者，佛稱聖中聖、天中天，禪師乃悟中悟、禪上禪也，何可易得而易遇哉？丙午孟夏，乘寶筏過鄂渚，訪余於署。余謁於靈山蘭若，酬答瞬焉耳。然對無心道人彈指共座，開我心花，即三千大千七寶以用布施，所獲福利，恒沙難量，況示眾普說機緣，頌偈成帙成錄，大彰正令，顯發無上，將大地眾生齊攜般若船中，一渡永渡，則禪師人天眼目也、法王宗子也，何可無一言以讚之？且承法乳者，二隱大和尚也。余壬午登蓮華峰，參二隱於蓮心精舍，話心達旦，誠世代法親也，又何可無一言以贈之？柰公務猥集，無搦管時，而禪師已登舟矣。乘風破浪之間，故不及宣揚道妙，而略述一再晤言一段因緣爾。余曰：「禪師之語錄，可以序、可以讚，則是妄量虛空，乘芥舟觀香水海也。蠓蟣之聲，安能助空谷之音？一拳之石，安能益須彌之高哉？唯曰：觀梓舟禪師語錄，勝持金剛四句偈也。」止止不須說，師法妙難思。因擲筆焉，是為贈序。

髮衲武張聯，法名通陞，沐手拜題。

古檀溪寺梓舟船禪師語錄目

第一卷
上堂
陞座
小參
示眾

機緣
垂問
像讚
第二卷
拈頌
第三卷
行實
聯芳
法語
雜著
佛事

梓舟船禪師襄陽檀溪語錄卷之一

明法等編

上堂

為湖州郡侯彭公鹿門法兄、山主柯公、監院常德修完大雄寶殿圓滿，眾請上堂。拈香祝聖。師云：「此一瓣香，萬卉叢中，端為祝延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萬歲，伏願皇風永扇，慧日常明。」次拈香，云：「此瓣香，奉為滿朝文武、天下宰官、本郡各衙勛貴及護法鄉紳、文學檀越、居士耆舊等，福同東海，壽湧南山，心懷般若金剛種智。」又拈香，云：「此瓣香，蜀地生來二十年前參見十餘眾尊宿，皮穿骨髓，末後船子一棒淹殺屹山，方出把茅度歲，又十餘載，恩毒難忘，今對人天眾前，奉為荊溪保安堂上傳臨濟正宗第三十二代先師二隱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斂衣就座。谷隱無大師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銅頭鐵額，不思善惡者，請出相見。」維那問：「二三眉未展，今日喜重重。新殿即不問，請問和尚：如何是舊基底事？」師云：「上頂天，下立地。」僧禮拜，師云：「上座作麼生？」進云：「和尚道過。」師便打，云：「是賞？是罰？」進云：「賞罰分明。」師云：「未是唧溜漢。」監院問：「生死涅盤即不問，請問：昔日世尊在靈山說法，通天徹地，和尚今日遮天蓋地事如何？」師云：「頭上安頭。」僧禮退，師便打。僧問：「古林重現師子吼，且道：今日法王事如何？」師便打，僧禮退。僧問：「如何是父母未生底事？」師左卓拄杖。進云：「如何是生後底事？」師右卓拄杖。進云：「如何是不生不滅底事？」師復卓拄杖。僧作禮，師便打，乃云：

「若道一椎，節上生枝。何故聱？般若流通妙指，微笑超群。覓心了不可得，始可安心；染污不得，肋下還拳。這邊那邊不通凡聖，乃能遊戲三昧，所為片瓦為天、金沙佈地，碧懸慧日、竿木剎竟，空王殿中沒量大人坐微塵裏轉大法輪。如是一念，現王侯公子、宰官輔相修種種殿堂樓閣，粧嚴佛土無量功德殊勝妙好；如是一念，當道湖州郡侯彭公昔同靈山行不二法門、興大佛事，古今不墜。常不輕菩薩出來恁麼道：『有念、無念，實際地中但行禮拜、恭敬、供養，若有四眾罵詈毀辱、杖木瓦石而打擲之，猶高聲唱言：「不敢輕與汝等，汝等皆當作佛。」』既然如是，且道：現何祥瑞？天上有星皆拱北，萬民齊沽壯帝都。」便下座。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

康熙壬寅菊月，非指監院領眾居士并諸耆舊請進院。

師至山門。云：「鹿門山勢最威雄，瓦礫生輝見本宗，面目雖然無不是，百草頭上起雲龍。」

佛殿。云：「威音一別，刻刻不昧，步步相隨，大展三拜。」

據室。云：「登此室，行此令，棒頭有眼明如鏡，全提直下便翻身，擬議衲僧喪本性。」

眾請陞座。「偶據萬壽方丈，出入毗盧頂上。須要真參實悟，向前入室乞棒。是凡、是聖齊來，免受閻羅算帳。父母生來非小，未生一念全彰。」便下座。

鹿門掛雲板

「這雲板擊動無邊，每日三時凡聖同餐，雖是金牛興供養，大家滿缽盛如山。」鳴板三下，云：「請。」

眾請陞座。師云：「鹿門祖地，元來養道之處，任從塵境相對，本有自性自在。」復舉：「六祖云：『汝等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法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一行三昧。』」師云：「六祖恁麼傾心，山僧恁麼舉揚……」遂卓拄杖，云：「會麼？然雖如是，吐露乾坤，今日失利。且道：諸兄弟！畢竟是何三昧？」良久，云：「五雲影裏神仙現，手把紅羅扇遮面，急須著眼看仙人，莫看仙人手中扇。」便下座。

甲辰秋，護法席之柯、元甫宋，并眾居士、諸山耆舊，請師住襄陽府檀溪禪寺。鏟棘語錄。

至山門。師云：「荒郊路徑，明珠在掌，八面玲瓏，無所不照。」

佛殿。云：「檀溪一片先天地，白馬古今選佛場，覿面全提親得入，闢開荒地動雲香。」

陞座。師云：「襄陽寶地，檀溪勝景，不待釋迦遺教，不顧祖師西來。然雖今日秋至，百味具足，皆從性地發生。此性地，在儒，放

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在釋，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群生前；在道，清虛恬淡，盡知無為。仍有大文武宰官、鄉紳文學、諸上善人耆德，同歸性地。性地且置。」舉：「昔日世尊同諸上善人遊一荒村，世尊指地曰：『若有賢愚長者，此處宜建一梵剎。』隨有長者拈一莖草於指處插，世尊曰：『建梵剎竟。』雖然，世尊婆心太切。船上座不然，今日同諸上善人開荒鏟草。何故噇？喝開雲面，失卻鼻孔。」卓拄杖，擊香几三下，便下座。

建祖師堂，潘珍居士請陞座。師云：「祖師法窟，列聖風規，初建祖堂，預先一著，檀溪久廢，聚在當然。且四眾興從，無邊佛果，給孤祇園，皆因性地。如何是性地噇？」豎起扇子，云：「大家著力。」復喝一喝，下座。

豎禪堂，王、曹二居士請陞座。師云：「天晴罕遇，今乃黃道之期，創開檀溪舊制，弘揚佛祖叢席，人人豎起脊梁，個個腳跟點地。王、曹二居士捐金領眾所建馬祖儀容，選佛場中受記，不負襄府眾檀護持，是凡、是聖同在者裏。然雖如是，今日豎梁一句作麼生道？架木同巢鳥，喜事鑿斧痕，雖是劫灰後，枯樹又龍吟。」

懸鐘，眾居士設齋，請陞座。師云：「者箇鐵漢，威振乾坤，高懸妙界，報達四恩，靈山感應，大轉法輪，音聲清雅，明暗超生，遠近檀那，增益光輝。增益光輝且置，音聲一句又作麼生道？」便擊鐘三下。

檀溪掛雲板

師云：「曲曲彎彎，俊俊板板，鐵面無情，音聲有感，二時粥飯，聞者充滿。」擊板三下。

建韋馱殿，元甫宋、國傑吳領眾請陞座。「地是舊基，木是松柱，韋馱聖殿，佛法興隆。仍有文學宋公、吳居士等領眾捐資，所建不朽。今日山僧登座，舉唱北斗，恭惟眾檀越微星當照。雖然如是，萬卉叢中插高標，大家扶起棟梁柱。」喝一喝，下座。

打三小參

今夜打三，落堂，晚參。「父母未生面目，眉橫鼻直，無容擬議思量。未生全現，紅爐飛雪片，通身自紅爛，紅爛未生面，業識自消散。無生無死漢，出眾便相見。」良久，云：「若有紅爛漢，請出相見。」僧問：「無天無有地，請和尚道一句。」師云：「立在甚麼處？」僧便喝，師便打，云：「喝即不無。」僧禮拜，師又打，云：「一一問過，方可不往打三。」

解七小參

師云：「玄峰掛劍，檀溪重開，壁立千仞，特地翻身。若有特地翻身，請出相見。」僧問：「擒縱殺活即不問，如何是一堂風冷淡？」師云：「即有闍黎證盟。」進云：「證盟個甚麼？」師便

打。僧一喝，師復打。僧又喝，師又打，云：「落七落八。」僧禮拜退。問：「如何是七中七？」師豎拄杖。進云：「萬峰頻撒手。」師便打，僧禮拜，師云：「未是汝放身處。」問：「如何是檀溪？」師便打，僧一喝，師又打。進云：「青龍皎皎遶檀溪，正是獅子哮吼時。」師打，云：「哮吼個甚麼？」進云：「曾記那時推半語，看看落在臼窠裏。」師云：「如何是你臼窠裏？」僧擬議，師復打。問：「如何是檀溪賓中主、主中賓？」師云：「截斷葛藤。」進云：「檀溪一曲安天下，南北東西一口吞。」師打，云：「你作麼生吞？」進云：「有人作得塵中主，大家齊唱太平歌。」師又打，云：「閒言語。」僧禮拜。問：「和尚上堂有蹺蹊，手拏一棒便問機，各人若知生死路，降龍伏虎誰個知？」師打，云：「切莫亂道。」問：「和尚千山萬水到此何事？」師云：「為你不唧溜。」進云：「和尚途路辛苦。」師打，云：「切莫亂跳。」僧禮拜。問：「如何是最上一乘？」師云：「不少鹽醬。」僧禮拜，師云：「是甚麼味？」僧擬議，師打，云：「好箇典座。」問：「如何是佛？」師便打。進云：「如何是法？」師復打。進云：「如何是僧？」師又打，云：「是甚麼？」僧向前一推，師打，云：「未在。」問：「十年瞻仰，千里追風，且道：這裏是甚麼人境界？」師云：「你在那裏藏身？」進云：「要會其中些子意，囫地嘶聲劫外春。」師云：「未是你藏身處。」乃云：「屹嶺峰頭橫出一枝，蔭覆大千。且道是何人境界？是我法弟牧翁和尚踏遍祖師法窟，忽至檀溪草舍說戒打七，婆心片片，如是綱領，雪上加霜，徹骨徹髓，特為諸人打七，皮膚脫落，杲日麗天，毫髮無私，一點無曾，無曾且止。」復舉：「古人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祖師意，覿面相承；百草頭上，展手摸不著。及至摸不著，又道意在何處？絕後再甦。再甦一句作麼生道？身在海中休覓水，日行嶺上莫尋山。」卓拄杖，云：「參。」

浙江嘉興府秀水縣王仲美請藏經回山，上堂。拈香，云：「此一瓣香，不從天降、不從地湧，這裏無礙，爇向鑪中，供養龍藏法寶、摩訶般若波羅密經并諸佛菩薩垂慈祐民之種。」復拈香，云：「不忘信念，焚向鑪中，供養居士合家眷等，天恩賜福壽，子孫永遠極樂。」指經云：「三藏經文，出自西乾，流傳震旦，洪波浩渺，白浪滔天，恁麼普潤乾坤來也。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從此出、從此入，四生九有從此得、從此證。雖然如是，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且道：知箇甚麼？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喝一喝，下座。

上元日，轉藏經，樊城登選劉居士設齋，請上堂。維那問：「世尊昔日在鹿野苑與諸大弟子常言：『分別心性，一不在內、一不在外、不在中間。』請問和尚：即今在甚麼處？」師云：「腦後看取。」僧一喝，師云：「這一喝從甚麼處來？」進云：「紅爐一點分清白，拄杖頭上取分明。」師云：「非汝境界。」僧禮拜，問：「向上一路即不問，轉經以後作麼生？」師云：「你從那裏問來？」僧一喝，師打，云：「落在甚麼處？」進云：「棒頭點出金剛眼，檀溪寺裏選佛場。」師云：「烈虛漢。」僧禮拜。知眾問：「向上宗乘即不問，牛頭未見四祖是如何？」師云：「片雪紛紛。」進云：「見後如何？」師云：「冰消瓦解。」
宋葉菴居士問：「未有身心世界以前，如何是本來面目？」師云：「句句分明。」士云：「水窮山盡看。」師打，云：「看的甚麼？」乃云：「本來全體，離聲離色；物外風光，非僧非俗。婁至曠劫，智辯難測。天地覆載之恩、日月覆載之照臨、五嶽八寶覆載崔嵬、千溪萬渤覆載流注、風雲覆載飄搖、樹草覆載榮暢、君王覆載萬邦、庶民覆載耕樵、聖賢覆載明星、天下宗師覆載弘開爐韝，四生九有承此恩力。」豎拂，云：「若向這裏識得，柳巷花街無非彌勒，肉案酒樓盡是釋迦。所謂劉居士、眾居士等躬請無量諸佛祕蜜三藏、摩訶般若尊經，三大阿僧祇不離於當念。如何是當念的？密跡之君不可見，猛燄爐中飛雪片。」喝一喝，云：「鐵船未泛湘江上，先輝寶月照[革*同]鞮。」舉：「昔日龐居士問馬祖：『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龐居士言下大悟。馬祖別曲玄音，龐居士葉落歸根。今日若有人問檀溪：『不與萬法為侶者甚麼人？』向他道：『待汝推倒真武玄峰，即向道：「野水連天現，白浪送新春。」』」下座。
師誕辰，靈照寺電樞法兄設齋，請陞座。白椎畢，全機法姪問：「爐煙裊白，燭影搖紅，寶座高登，人天爭祝。世尊昔日初生便指天指地，和尚今朝出世有何利物利人？」師卓拄杖，云：「只者個。」進云：「未生前事是如何？」師云：「左南右北。」進云：「世尊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生事畢。和尚今朝是同？是別？」師云：「亦任上座揲掇。」進云：「恁麼雲邊木馬嘶風去，海底泥牛吼月來。」師云：「吼甚麼？」僧便喝，師打，云：「放過即不可。」僧禮拜，歸位。問：「雲散天邊月，春來樹上花，善財參遍處，黑豆未生芽。如何未生芽的事？」師云：「珊瑚枝枝撐著月。」僧便喝，師云：「喝個甚麼？」僧無語。問：「和尚大開禪社萬色新，龜毛縛住玉麒麟，青州一領舊布衫，而今提起又重新即不問，父母未生已前事如何？」師云：「蓋覆不得。」乃云：「今乃母難之期，若道不生，今已生；若道不死，即

今父母在甚麼處？在我拂子頭上放大光明來也。拂子道：『船上座！你坐曲录床亂做亂說，我本在淨白地，莫塗污好。』船上座向爾道：『是我電樞法兄，從滇雲六千餘里到來，特為你興揚般若。恁麼轉見不堪，自知塗污。』拂子道：『然雖如是，惹得我入泥入水。』船上座云：『不因漁父引，怎得見波濤？』」復舉：「世尊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世尊既未離兜率，將甚麼出身？未出母胎，將甚麼說話？然雖世尊說得乾乾淨淨，船上座不然。何故？不動揚古路，容得悄然機？」卓拄杖，下座。

山主柯公與大眾等請師上堂，為襄戎府彭公、副戎府呂公上梁拈香。師云：「此一瓣香，根透威音，劫外風光，焚向爐中，供養釋迦牟尼如來、諸大菩薩，皇圖永固，地潔興寧。」復拈香云：「此一瓣香，溝澗溪涸，靈枝獨秀，焚向爐中，供養襄郡文武諸大護法宰官、各衙勛貴，高登祿位，挺柱石於朝中。」復拈香云：「此一瓣香，千莖草上、萬卉叢中，拾來爇向爐中，供養本府鄉紳、文學、居士、遠近列剎耆舊等。」岸上座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監院問：「初年荒地難支持，三載於今未展眉，因緣至日纔相趁，時來大雄占舊基。上梁重新即不問，如何是無陰陽基？」師云：「立在甚麼處？」僧無語，師便打。知客問：「向上宗乘即不問，中興檀溪事若何？」師云：「溪澗水長流。」進云：「如何是檀溪境？」師云：「溝壑崎嶮。」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地上得力。」進云：「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師便打，僧一喝，師云：「別道一句。」僧無語，師云：「有頭無尾。」于居士問：「如何是檀溪白雲起？」師云：「高著眼。」進云：「溪水長流，因甚不斷？」師云：「虧爾打濕腳跟。」進云：「雲淨水乾，向何處安身立命？」師云：「向眉毛上看取。」進云：「且道：如何安排？」師便打。進云：「除卻這個又作麼生？」師復打。進云：「和尚止有這一掌。」師云：「汝又如何？」進云：「請和尚別道一句。」師云：「雲散青天現，春至百草香。」進云：「謝和尚慈悲。」(謝詞不錄。)乃云：「乾坤正氣，闊樂太虛，超聲越色，露出佳珍。佳珍且止，今為諸大護法宰官、襄戎府、副戎府捐金，又山主、文學、眾居士等現座，共報佛祖深恩。雖然如是，上梁一句作麼生道？」飛拂，云：「棒頭湧出瀟湘月，四海清平及第歸。」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向梁云：「金梁玉柱，寶殿生輝，眾姓檀越，著力高昇。」

屺山先和尚三週以并降生小參

維那問：「雪地選佛徹骨寒。徹骨寒即不問，如何是選佛場中事？」師打，云：「向這裏看。」進云：「蒙師指示。」師云：

「指箇甚麼？」進云：「丙丁童子來求火。」師復打，僧便喝，師云：「者箇孟八郎。」堂主問：「冬至一陽生，大地透金鈴。金鈴即不問，如何階級上事？」師云：「如何階級下事？」進云：「不落階級。」師便打，僧頓腳，師復打。悅眾問：「世尊於靈山會上云：『吾有清淨法眼、涅槃妙心。』清淨法眼即不問，如何是涅槃妙心？」師云：「汝還知否？」進云：「這個人人本有、個個不無，因何不悟？」師便打，僧便喝，師云：「又是第二個。」進云：「杖頭有眼明如日，袈裟籠裏袖乾坤。」師云：「那裏學來的？」進云：「對面不識。」師云：「正是不識。」僧一喝，師復打。知客問：「昔日馬躍檀溪，今朝和尚重建，鐘鼓齊鳴，龍象交參，請問空王殿上誰人作主？」師云：「你在甚麼處？」進云：「龍飛海外，虎沃庭前，即今是甚麼人竟界？」師便打。知殿問：「如何是『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便卓拄杖。進云：「這一卓在何處？」師便喝，僧隨喝，師打，云：「者個相隨漢。」直歲問：「今日小參，爐煙方燦，朦朧相伴皆空，請問和尚向甚處住？」師云：「在汝頭上。」知浴問：「天上天下無如佛，因甚麼有生、有死？」師云：「十字街頭看。」余居士問：「佛在靈山會上說四十九年法，因甚麼不曾道著一字？」師云：「太分明。」進云：「但有言說，都無實意，和尚今日又說個甚麼？」師云：「重下註腳。」進云：「有眼不觀華藏界，有耳不聞舍利聲，又在甚處作活計？」師云：「舉頭天外看。」進云：「降龍不出全體現。」師云：「切莫眼花。」乃云：「昔日高峰妙祖師云：『海底泥牛銜月走，崖前石虎抱兒眠，鐵蛇鑽入金剛眼，崑崙騎象鷺鷥牽。』謂中有一句能殺、能活，能縱、能奪，若人檢點得出，參學事畢。雖然，高峰老漢說得乾乾淨淨，白浪滔天，不免鼻孔落在船上座手裏。何故噇？氣息猶在。船上座即不然，亦有四句：腳跟下放大光明，眉毛上入泥入水，南贍部洲打鼓，北俱盧洲唱和。謂中有一句能殺、能活，能縱、能奪，若人檢點得出，參學事畢。且道：是那一句？」豎拂，云：「珍重。」便下座。

師誕日，林泉寺梅和尚同當家師請陞座。明法問：「昨宵連夜雨，今朝日放光，年年遇此日，母恩卻難忘。今日現在即不問，如何是父母未生前的事？」師打，云：「這裏看取。」進云：「除卻這一棒，是生？是死？」師又打，云：「者孟八郎漢。」僧禮拜。知客問：「如何是第一玄？」師云：「拄杖頭上看。」進云：「如何是第二玄？」師云：「兩耳對兩肩。」進云：「如何是第三玄？」師云：「鼻孔不離口皮邊。」進云：「如何第一要？」師云：「眉毛眼上照。」進云：「如何第二要？」師云：「撩空飛木鷂。」進云：「如何第三要？」師云：「日輪當午照。」進云：「三玄三

要，蒙師指示。」師云：「若無指示，作麼生道？」僧便喝，師打，云：「喝即不無，速道！速道！」乃云：「天地同根，萬物一體，古今佛祖不易，靈明聲色無遺。現前眾兄弟皆與不、皆不得且置。梅和尚居林泉，當家師同諸大德詣荒山，賤辰敦請，無生之生，是生一句作何行履？梅和尚、當家師赤足，不惜拖泥帶水，豈不為無生耶？然須如是，船上座也入泥入水。若無意耶，從何處得來？言無展事，語亦非機，絕後承當，不為我母難之期，同諸兄弟母難亦能透脫。透脫且止，昨日風雨來相聚，泥裏足踏野石青。」下座。

槐樹舖奇居士領眾設齋請小參

師云：「僻荒三載，眾請結冬，不避寒暑，直下承當，請出相見。」堂主問：「從上佛祖以來無一法與人，今日眾居士設齋，和尚將何法示與大眾？」師云：「一餅一箸。」進云：「香煙散處向甚麼去？」師云：「知落處麼？」僧一喝，師云：「這一喝從甚麼處來？」僧又喝，師云：「喝驢喝馬。」僧禮拜，師便打。悅眾問：「古人道：『舉心則錯，動念則乖。』不舉心、不動念，又坐在無事甲裏。且道：作麼生得相應去？」師云：「錯。」進云：「如何是不錯處？」師便打，僧一喝，師云：「喝即不無。」師又打，乃云：「父母未生前一著，眼不見、耳不聞、鼻不臭、舌不味、身不知、意不入，赤條條、光灼灼，無人、無我，無外、無內，這裏轉身便是面目，如是眼見、如是耳聞、如是鼻臭、如是舌味、如是身用、如是意思，絲毫無礙，萬象森羅，頭頭顯露，法法全彰，觸目皆真，隨處作主，剎剎塵塵盡在這裏。還會麼？雲聚天邊月，水向長江流。」下座。

打七滿，小參

佛基問：「紅爐點雪片，雪壓又生芽。」師打，云：「是雪片？是生芽？」基一喝，師又打，乃云：「七日已滿，亦當放憨。若是惺的，無處不是轉身；若未惺的，不離方寸中。有一無位真人在汝等面目出入，亦如虛空放箭、似地擎山，步步踏著孤峰頂上敲風弄雨，日輪當照，豈有遮蓋耶？然雖如是，機下無覓處，未聞原在閃電間。」震威一喝，卓拄杖歸方丈，眾隨禮拜，師又云：「打開布袋口，放出一群牛。」眾又禮拜。

山主元夫宋公為先君請小參

師對靈揮拂，指棺，云：「這個是生耶？是死耶？若是生耶，深固幽遠，無人能到；若是死耶，華堂露柱笑嘻嘻。若然如是，生亦不生、死亦不死。作麼是生亦不生、死亦不死底？春風鼓舞乾坤闊，指出山河大地青。大地青且致。」舉：「世尊昔日示寂，入金棺，敕阿那律尊者升忉利天，告摩耶夫人，自天而下，世尊已入滅矣。

摩耶遂到金棺，撫掌三下：『世尊是吾之子，子是吾之佛，因甚麼不與我說一句佛法而入滅已？』世尊復于金棺趺坐，為母曰：『生滅滅已，寂滅為樂。』雖然，世尊如此婆心太切，不免死中得活。何故？日月輪轉，微星當照。」便一喝，下座。

居士何有功、宋節芝為母請小參

師對靈云：「生死事大，無常迅速。若識一念，能了迅速；如是不識，生死事大。即今宋善人作福修因，還有念？無念？拄杖子振威，云：『說甚有念？無念？突出苦海無邊界，風從花裏過來香。』」振拄杖，下座。

眾請結制小參

悅眾問：「古剎重興，開爐結制，龍象交參，聚會眾師，覿面請師指示。」師云：「棒頭有眼明如日。」進云：「請師畢竟如何指示？」師便打，云：「是賞？是罰？」進云：「賞罰俱濟，蒙師指示。」師復打。堂主問：「烈烈寒風鎖，重重玉露封，大冶添金炭，紅爐紫氣生。和尚今日煆煉甚麼？」師便打，云：「為你不唧溜。」進云：「一棒開天眼，山空迸日紅。」師復打。知客問：「刮地包天，因甚本無真儀？」師云：「問底甚麼？」進云：「輝古騰今，不漏毫毛。」師云：「落七落八。」進云：「恁麼則心地不栽閑草木，滿途荊棘繞蓮花。」師云：「落索不少。」便打，乃云：「止靜開靜，本來清淨，覿面當軒。如是明鏡，打破鏡時，月映千江，宛然頭頭。如是本來面目，在天如天、在地如地、在山如山、在沃如沃、在生如生、在高如高、在底如底、在聖如聖、在凡如凡，道這裏有甚麼憑據？所以，天堂如是地獄、地獄如是天堂，船上座與諸兄弟特此尋個長安樂底法門。長安雖要本分清白，本分清白，萬象之中無處不是本來面目。船上座開兩片皮，打鳳羅龍，透出生死關。生死關如何透？」飛拂，云：「舉頭天外看，誰是個中人？」下座。

禮千佛懺會，徐、劉、郭戎、王養貴居士等請小參

師云：「《妙法蓮華經》者，統諸佛降靈之本。若有知本者，請出重序。」良久，徐居士出，問：「三千七百則公案即不問，如何是弟子行住坐臥無礙底消息？」師云：「來者是誰意？」士云：「石不離山。」師云：「還推得倒麼？」士云：「和尚道破了也。」師便打，乃云：「題目現在，至理言全，無處不是妙典。所以道：釋迦老子出世四十九年，說塵、說剎、說如是三藏十二分教，總是說心、說性。若是大丈夫漢，向佛未出、祖未來，不可以眼見、耳聞、意思處直下承當，全機透脫。更有轉身，可以祝無疆聖壽，可以報答四恩、懺滅冤愆，以此積福延齡。所謂道：『心外無法，法外無心。』一瞻一禮，心地法門不假他力。」豎拂子，云：「釋迦

老子轉大法輪度生了也，且道：見麼？即今在汝諸人鼻孔裏出氣。」
復舉：「乾峰和尚，僧問：『十方婆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峰拈拄杖畫云：『在這裏。』僧又問云曰門拈扇子云：「扇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觸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師云：「乾峰畫處，水底含月；雲門道處，滿口冰霜。然雖如是，船上座則不然。何故？聾百拶碎。且道：路頭在甚麼處？」拽拄杖下座。
解制，九女垛張太和居士請小參
師云：「不受結解縛者請出相見。」嚮谷禪師問：「正月去，二月來，眨眼九盡百花開。結制即不問，今日解制事如何？」師云：「打開布袋口，上座出頭來。」進云：「解後如何？」師云：「收拾布袋，你又作麼？」進云：「弄花香滿衣。」師云：「舉頭天外看，誰道出頭人？」問：「和尚說進、說出，說是、說非，眼光落地向何處去？」師云：「向客房裏安。」僧無語，乃云：「去歲結非結，今歲解非解，新舊不同圖，寒暑侵不壞，大家團圞頭，滿口嚼生鐵。眾中若有飢虛者，觀世音菩薩將錢買糊餅，放下手來卻是饅頭，須是觀世音菩薩百味具足。船上座不然，本無一文，和盤托出，放下手來充滿虛空。既然如是，大眾！解在甚麼處？」喝一喝，下座。
封板小參
師云：「久旬已解，春風浩浩，青光騰騰，萬象森羅，頭頭發生。百草頭上，佛祖全身，本地分明，步步踏著。且道：百草頭上話箇甚麼？兔角撐雲露，洪爐點片雪，直下承當處，生死不相關。」震威一喝，下座。

示眾法語

師云：「塵世國中鬧鬧烘烘，惟我林下烘烘道道。雖是清淡家常，個個本有一燈，久被塵牢關鎖。眾中若有不被關鎖者麼？」良久，云：「諸上座！無不是燈燄燄騰騰。」下座。

貼單法語

「眾執事乃叢林綱紀、修行柱石，所謂名號貼單，弘揚佛祖慧命，各自根本智量，不息勤勞。所謂智者，智能天地、智能法幢、智能脫苦、智能度生、智能生福。既是個個本有底智，何須船上座開兩片皮也？何故？過河雖用渡，到岸不須舟。」撫掌，下座。

機緣

武昌府護法闇齋武張聯過訪鹿門，至方丈待齋師奉點心。公曰：「者個是維摩缽？」師云：「請下口。」公良久，師云：「黑麵點心。」公曰：「正好。」師云：「山僧罪過。」又同遊三高祠，公問：「此間有何景？」師指云：「霸王、獅子、香爐、靈溢泉四景。」公曰：「既是荊棘叢中，我也插腳。」師云：「恁麼跳。」公便挽手而已，師云：「慢過。」

二府彭公訪至，便揖笑。師云：「曾在那裏會護法？」公曰：「靈山一會。」師云：「者裏不是靈山。」公曰：「諸佛所集。」師云：「亦非諸佛。」公便揖。師云：「貧衲罪過。」

侍者問：「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如何看取？」師云：「百草頭上看取。」進云：「不會。」師云：「既不會，我舉箇古人夜座問：『是誰？』時有三人答云：『某甲。』古云：『各下一語去。』一云：『彩鳳舞丹霄。』一云：『鐵蛇橫古路。』一云：『看腳下。』上座看三語，那一語是？」進云：「落後一語是。」師便一掌。進云：「謝和尚慈悲。」師云：「慈悲甚麼？」進云：「只是道不出。」師云：「出也。」者向前禮拜，師云：「拜甚麼？」進云：「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師便打，云：「錯。」

師住嘉禾古心菴掩關機緣

雲峰雪廠兄有家像一軸。師云：「請出看。」廠便開軸，師云：「像在者裏，真在甚麼處？」廠云：「又要多說。」師云：「若不說，怎得見？」廠良久，師云：「圓滿好像。」

月溪參禮，云：「弟子淡泊，無有一點供養和尚。」師云：「者一見，真供養。」進云：「若某甲不見，是有？是無？」師云：「好與三十棒。」進云：「某甲罪過。」師云：「好生懺悔。」僧便禮拜，師云：「果然。」

俞公相訪，送至橋頭。公曰：「這個妙用誰人知？」師云：「相公！」公便應諾。師云：「者個鼈？」公曰：「這一點過不得。」師云：「請過橋。」公便過橋。師云：「相公！」公便回顧。師云：「過不得去。」

李公至佛前，曰：「先拜和尚？先拜佛？」師云：「一任顛倒。」公曰：「問過好拜。」師云：「好與三十棒。」

居士參，師曰：「居士何處？」士云：「特來禮拜和尚。」師云：「拜個甚麼？」士云：「長齋看《楞嚴》、《法華經》。」師云：「諸法常無性，信心甚麼？」士云：「實樂及樂想。」師云：「莫妄想。」

趙長源居士問：「和尚出身何不快活？」師云：「知音者少。」士云：「大家在者裏。」師云：「者裏甚麼？」士云：「說箇知是不知底。」師云：「莫打作兩橛。」士便禮拜。

有僧呈十三問，請師就答

「有時明歷歷，有時黑漆漆。明歷歷即不問，黑漆漆事如何？」師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因甚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師云：「阿誰謾他？」
「《金剛經》云：『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因甚卻有差別？」師云：「家醜不可外揚。」
「大徹底人本脫生死，為甚命根不斷？既未斷，叫做大徹底？」師云：「樹大招風。」
「盡大地是個火坑，得何三昧因甚不被燒卻？」師云：「一雨普潤。」
「胡來現胡，漢來現漢，道是鏡體？是鏡甲？」師云：「無水不朝天。」
「摩尼寶珠久埋沒塵土中，如何急切覓得？」師云：「照破老面皮。」
「日用尋常，且道：作麼生受用？」師云：「明月引清風。」
「盡大地一隻水牯牛，且道：他向甚麼處收？」師云：「換卻繩索。」
「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因甚卻有分別？」師云：「千江有水千江月。」
「盡大地死人無數，且道：如何救得？」師云：「善哉，善哉！」
「人人本有，個個不無，為甚不薦取？」師云：「和盤托出。」
「六隻骰子滿盤紅，道：如何一賽？」師云：「缽盂口向天。」

師垂五問請客師下語

「臨濟是忤逆之子，聞者盡皆愕然，因甚道入正法眼藏？」答云：「賞罰分明。」
「雲門出口便答：『一字理事俱全。』且道：文彩未張時，是有？是無？」答云：「入水不動波。」
「溈仰父慈子孝。既是父慈子孝，因甚作水牯牛去？」答云：「知恩有分。」

「曹洞能金針玉線，且道：盡大地人有多少摸著鼻孔？」答云：「鬍張三，黑李四。」
「法眼道：『三界惟心，萬法惟識。』離卻心意識，道將一句來。」答云：「雪土加霜。」

世尊像讚

明星大覺仙，聲震遍三千，不思善惡法，前三與後三。

達摩像讚

鐵壁銀山，誰謂者漢？者漢真常，無罣無礙，須無面目，隻履便見。

梓舟船禪師襄陽檀溪語錄卷之二

侍者明輝錄

拈頌

龍牙問德山：「學人仗莫邪劍擬取師頭時如何？」山引頸近前曰：「囚。」牙曰：「頭落也。」山呵呵大笑。

拈云：「德山雖則口吞佛祖，眼蓋乾坤，若不是龍牙，怎得名振今古？還識口吞佛祖麼？」

頌曰：

「持來寶劍最威雄，引頸能摧萬刃鋒。囚地一聲宇宙轉，誰能到此覓形蹤？」

僧問德山：「如何是菩提？」山打曰：「出去，莫向這裏屙。」

拈云：「德山婆心片片，怎柰這僧眼內無觔？然雖如是，黃金自有黃金價，終不和沙賣與人。」

頌曰：

「正令全提萬古傳，將軍塞外絕妖氛。太平本是將軍定，不許將軍見太平。」

僧問泉州玄訥禪師：「如何是觸目菩提？」泉曰：「闍黎失卻半年糧。」曰：「為甚麼如此？」泉曰：「秖為圖他一斗米。」

拈云：「泉州只解孤峰獨步，不解入水求人。若論船上座，要且不然。何故噇？不見道：口頭只為貪些味，腳底芒鞋踏老長。」

頌曰：

「觸目分明何用參？幾人到此落二三。頭頭不是拿龍手，敢教身光照百川。」

六祖源流

第一世南嶽讓禪師，詣曹溪參六祖。祖問：「甚處來？」師曰：「嵩山來。」祖曰：「什麼物恁麼來？」師無語。遂經八載，忽然有省。白祖曰：「某甲有個會處。」祖曰：「作麼生會？」師曰：「說似一物即不中。」祖曰：「還假修證也無？」師曰：「修證即不無，污染即不得。」祖曰：「即此不污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我亦如是。」

拈云：「讓老漢到曹溪，被六祖一拶，遂經八載，道個染污不得。祖曰：『如是！如是！』不免染污了。」

頌曰：

「七八年來苦用工，閒樵到此樂無窮。泥牛踏破澄潭月，萬象森羅露古風。」

第二世馬祖一禪師，衡嶽山中習坐禪，讓師知是法器，到山問曰：「坐禪圖作甚麼？」師曰：「圖作佛。」讓乃取一磚於石上磨，師曰：「磨作甚麼？」讓曰：「磨作鏡。」師曰：「磨磚豈得成鏡？」讓曰：「磨磚既不成鏡，坐禪豈得成佛？」師曰：「如何即是？」讓曰：「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師無對。讓示偈曰：「心地含諸種，遇澤悉皆萌。三昧華無相，何壞復何成？」師蒙開示，心意豁然。

拈云：「磨磚作鏡，瓦礫生輝。坐禪成佛，不撥自轉。打牛打車，莫作兩橛。含種遇澤，頭角崢嶸。然須如是，南嶽失利，馬祖失利。何故？具眼者斷。」

頌曰：

「衡山冷坐幾經秋，踏碎磚頭白汗流。鞭影橫行含諸像，輕輕撥動百草頭。」

第三世百丈海禪師，參馬祖，侍祖行次，見一群野鴨飛過，祖曰：「是什麼？」師曰：「野鴨子。」祖曰：「甚處去？」師曰：「飛過去也。」祖遂擽師鼻，負痛失聲，祖曰：「又道飛過去也。」師於言下有省。次日，祖陞堂，眾纔集，師出捲卻席，祖便下座。師隨至方丈，祖曰：「我適來未曾說話，汝為甚便捲卻席？」師曰：「昨日被和尚擽得鼻頭痛。」祖曰：「汝昨日向甚處留心？」師曰：「鼻頭今日又不痛也。」祖曰：「汝深明昨日事。」

拈云：「馬祖擽鼻，老婆心切；百丈捲席，符道奉行。曰：『甚處留心？』無風起浪。丈曰：『今日不痛也。』鼻孔向天。曰：『深明昨日事。』各與三十棒。何故？賞罰分明。」

頌曰：

「撩天鼻孔卻翻威，劈面無容捲席歸。不是如今閑家具，無毛鐵鷂上天飛。」

第四世黃檗運禪師，參馬祖，值祖遷化，百丈廬於墓側。師請問平日得力句，丈舉再參因緣，言：「老僧被馬祖一喝，直得三日耳聾。」師聞舉，不覺吐舌。丈云：「子已後莫承嗣馬祖去麼？」師曰：「不然。今日因師舉，得見馬祖大機大用，然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丈云：「如是，如

是。見與師齊，減師半得；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子甚有超師之見。」

拈云：「百丈一舉，黃蘗吐舌。雖然如是，還我舌根來。」

頌曰：

「心廓聞雷著一驚，耳聾三日舌頭鳴。雄峰虎口尋常事，倒卷黃河徹底清。」

第五世臨濟玄禪師，在黃蘗會下時，睦州為首座，勉令問佛法的的大意，蘗便打。如是三問，三度被打，遂辭蘗。蘗令參大愚，愚問：「甚處來？」師曰：「黃蘗來。」愚曰：「黃蘗有何言句？」師舉前話，云：「不知某甲有過？無過？」愚曰：「黃蘗恁麼老婆心，為汝徹困，猶覓過在。」師於言下大悟，云：「元來黃蘗佛法無多子。」愚搦住云：「這尿床鬼子！適來道有過、無過，如今又道佛法無多子，見個甚麼道理？速道！速道！」師便向大愚肋下築三拳，愚拓開曰：「汝師黃蘗，非干我事。」師回黃蘗，蘗曰：「來來去去，有甚了期？」師曰：「只為老婆心切。」蘗曰：「大愚饒舌，待來痛與一頓。」師曰：「說甚待來？即今便打。」隨後便掌。蘗曰：「這風顛漢！參堂云。」

拈云：「三頓痛棒，臨濟抱贓叫屈，大愚一點轉見不堪。若不恁麼，痛恨難酬。」

頌曰：

「三頓橫開令自行，還因漁父指前程。風顛直到忤逆後，聞者俄然心膽驚。」

第六世興化獎禪師，初為臨濟侍者，後在三聖會中為首座。常云：「我在南方行腳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個會佛法的人。」三聖聞得，問曰：「汝具甚麼眼，便恁麼道？」師便喝。聖曰：「須是汝始得。」又到大覺為院主。一日，覺曰：「聞汝道：『南方行腳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個會佛法的人。』汝憑個甚麼道理與麼道？」師便喝，覺便打。師又喝，覺又打。來日從法堂過，召：「院主！我直下疑汝昨日兩喝。」師復喝，覺復打。師又喝，覺又打。師曰：「某於三聖師兄處學得個賓主句，總被師兄折倒也。願與某個安樂法門。」覺曰：「這瞎漢來者裡納敗闕，脫下衲衣，痛與一頓。」師於言下薦得臨濟先師於黃蘗處喫棒底道理。

拈云：「興化學得一喝便為奇特，若不是大覺，怎得到興化？大眾！利害在甚麼處？」

頌曰：

「理事掀翻棒下穿，祖翁面目如然。珍羞百味都傾盡，石筍抽條分外鮮。」

第七世南院顒禪師，上堂云：「赤肉團上，壁立千仞。」時有僧問：「『赤肉團上，壁立千仞。』豈不是和尚語？」師曰：「是。」僧便掀倒禪床。師曰：「看這瞎驢亂做。」僧擬議，師便打趁出。

拈云：「南院舉壁立千仞，者僧掀倒禪床，也是白雲弄孤峰。」

頌曰：

「千峰頂上任開口，掀倒禪床坐北斗。獅子露牙誰敢驅？岩前石虎抱兒吼。」

第八世風穴沼禪師，參南院，院問：「南方一棒作麼商量？」師云：「作奇特商量。」師卻問：「此間一棒作麼商量？」院拈拄杖，云：「棒下無生忍，當機不見。」師於言下大徹玄旨。

拈云：「風穴問一棒，驚群動眾。院曰：『棒下無生忍。』風穴自取喪身。何故？冤有頭，債有主。」

頌曰：

「自南自北往敲磕，棒下無生迸出血。萬里一條生鐵柱，聲名不見勝奇絕。」

第九世首山念禪師，居風穴，勉令師擔荷大法，師曰：「願聞其要。」穴遂上堂，舉：「世尊以青蓮目顧視大眾，曰：『正當與麼時，且道：說個甚麼？』」師拂袖下去，穴擲拄杖，歸方丈。侍僧問：「念法華因甚不抵對和尚？」穴云：「念法華會也。」次日，念與真園頭同來問訊，穴問：「如何是世尊不說說？」真云：「鶖鳩樹頭鳴，意在麻畬裏。」穴云：「汝作許多癡福作麼？何不體究言句？」乃問師，師云：「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穴顧真云：「何不看念法華下語？」

拈云：「首山晚居風穴，一言以動萬波隨。首山若無後句，幾乎天地縣隔。」

頌曰：

「體究開言莫妄穿，無言無說是真傳。從來不見未生面，古路無容豈動然？」

第十世汾陽昭禪師，參七十一員善知識，最後到首山，問：「百丈捲席，意旨如何？」山曰：「龍袖拂開全體現。」師曰：「師意如何？」山曰：「象王行處絕狐蹤。」師於言下大悟，云：「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首座問曰：「是何道理，便爾自肯？」師曰：「正是我放身命處。」

拈云：「汾陽參七十一員知識，末後始透。且道：透個甚麼？雖是海底泥牛啣月走，老不知羞。」

頌曰：

「捲席聞雷徹底清，孤蹤異目有何憑？梅魂須放三分雪，月映千江絕點塵。」

第十一世石霜圓禪師，謁汾陽，經二十年未許入室，每見必詬罵。一日訴曰：「自至法席，不蒙指示，念歲月飄忽，己事未明，有失出家之利。」語未卒，汾叱曰：「是惡知識，敢睥犯我。」怒舉杖逐之。師擬申救，汾掩其口，乃大悟，曰：「是知臨濟道出常情。」

拈云：「石霜、慈明老漢須在汾陽二十載，若不口稱，爭得雪上加霜？」

頌曰：

「二十年來不假真，燈籠露柱轉法輪，擬申掩口無窮盡，百草頭邊古佛心。」

第十二世楊岐會禪師，久依慈明總院事。每恣參，明曰：「庫司事繁，且去。」他日又問曰：「監院異日兒孫遍天下，何用忙為？」師然去。一日明出，師值之小徑，擘住曰：「老漢今日須與我說，不說打汝去。」明曰：「知恁般事便休。」語未卒，師大悟。一日，明上堂，師問：「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峰時如何？」明云：「我行荒草裡，汝又落深村。」師曰：「官不容針，更借乙問。」明便喝，師曰：「好喝。」明又喝，師亦喝。明連喝兩喝，師禮拜，明曰：「此事是個人方能擔荷。」師拂袖便行。

拈云：「楊岐好不丈夫，慈明不成君子。若不如是，獅子兒失威。」

頌曰：

「事繁仍舊未曾休，不是冤家不聚頭。拂袖至今無可據，變驢變馬自悠悠。」

第十三世白雲端禪師，參楊岐。岐問：「受業師是誰？」師曰：「茶陵郁和尚。」岐曰：「聞渠過橋遭癩有省，作偈甚奇，能記否？」師即念曰：「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見山河萬垛。」岐笑而趨起，師愕然，通宵不寐，黎明咨決，岐曰：「見昨日打毆儺者麼？」師曰：「見。」岐曰：「渠愛人笑，汝怕人笑。」師大悟。

拈云：「白雲作偈，被楊岐一笑，水脈不通。如何是不通底？無處不是白雲。」

頌曰：

「見人便問意何然？塵盡光生四海傳。謾把繩頭穿鼻孔，白雲微動笑青天。」

第十四世五祖演禪師，參白雲，問南泉摩尼珠話，雲叱之，師領悟，獻投機偈曰：「山前一片閒田地，叉手可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為憐松竹引清風。」雲為許可，令掌磨事。未幾，語雲曰：「有數禪客從廬山來，皆有悟入處，教伊說亦說得，舉因緣問伊亦明得，教伊下語亦下得，只是未在。」師疑，自計曰：「既悟了，說亦說得、明亦明得，如何未在？」參累日，忽省悟，從來寶惜，一時放下。見雲，雲便手舞足蹈，師一笑。後示眾曰：「吾因此出一身白汗，明得下載清風。」

拈云：「演祖偈曰『山前一片閑田地』，摩尼珠卻雖放光，縱然識得也未在。」

頌曰：

「賊人識賊自稱名，一片閑田萬像生。朝夕不離家活計，口吞佛祖不容情。」

第十五世圓悟勤禪師，為五祖侍者。一日，部使詣祖問道，祖云：「提刑少時曾讀小艷詩否？有兩句頗相似：『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師云：「只要檀郎認得聲。既認得聲，為甚卻不是？」祖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麼？」師忽有省，遂出，見雞飛上欄干，鼓翅而鳴，乃曰：「此豈不是聲？」遂呈偈曰：「寶鴨香消錦繡闈，笙歌叢裡醉扶歸。少年一段風流事，秖許佳人獨自知。」祖謂耆宿曰：「吾侍者參得禪也。」

拈云：「悟老漢須有陷虎之機，五祖有拿龍手段。船上座不然，與你打箇鄉談，綿州附子漢州薑。」

頌曰：

「誰人不愛賣風流，若不知音曾肯休？豈可尋聲逐色染？龜毛數尺長雲頭。」

第十六世虎丘隆禪師，謁圓悟。悟問：「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舉拳，云：「還見麼？」師云：「見。」悟曰：「頭上安頭。」師聞，脫然契證。悟叱曰：「見個什麼道理？」師曰：「竹密不妨流水過。」悟肯之。有問祖曰：「隆藏主柔易若此，何能為？」悟曰：「瞌睡虎耳。」

拈云：「虎丘若不眼花，怎得頭上安頭？然雖瞌睡，不覺常安。」

頌曰：

「舉個拳頭探睡虎，脫然[跳-兆+孛]跳在北斗，水流竹密少人知，出入獰龍大張口。」

第十七世應菴華禪師，依虎丘半載，頓明大事。隆忌日，師拈香云：「平生沒興撞著這沒意知老和尚，做盡伎倆，湊泊不得，從此卸卻干戈，隨分著衣喫飯。二十年來坐曲彔床，懸羊頭、賣狗肉，知他有甚憑據？雖然，一年一度燒香著呂，千古令人恨轉深。」

拈云：「應菴頓明大事，具他明個甚麼事？鼻孔臭些氣味，至今不絕。」

頌曰：

「卸卻干戈起息煙，清風明月照靈筵。羊頭狗肉親身喫，氣味熏熏鼻撩天。」

第十八世蜜菴傑禪師，參應菴。一日，菴問曰：「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破沙盆。」菴領之。

拈云：「蜜菴老漢問答，雖然體用雙全，不免向破沙盆裏藏身。」

頌曰：

「通商作者海門州，豈容討價弄虛頭？買得沙盆傾刻盡，歸來便作水牯牛。」

第十九世破菴先禪師，參蜜菴時，蜜住靈隱，師分座。有道者請益，曰：「猢猻子捉不住，願垂開示。」師曰：「用捉作麼？如風吹水，自然成紋。」

拈云：「春至花開，破菴答話，風從花裏過。然雖如是，無風起浪。」

頌曰：

「問捉猢猻不住雲，返身個裏自成文。是人便踵無中路，免見琴音指示君。」

第二十世無準範禪師，初謁育王佛照。照問：「何處人？」師曰：「劍州。」照曰：「帶得劍來麼？」師隨便喝，照笑曰：「這烏頭子也亂做。」後至靈隱，破菴為首座，同遊石筍菴，有道者請益猢猻子話，師於侍傍大悟。

拈云：「佛照、破菴二老宿有殺人刀、活人劍，無準有出身之路。何以見得？東家人死，西家助哀。」

頌曰：

「聞者豈容喪身？髑髏[跳-兆+孛]跳煙塵，識有猢猻穿鼻，坐斷萬機波旬。」

第二十一世雪巖欽禪師，在無準會下，每遇入室，舉「主人公便可[跳-兆+孛]跳」與「衲僧巴鼻」、「佛祖爪牙」，更無下

口處，此病礙在胸中。十年後，過浙東，天童、育王兩山佛殿前閒行，抬眸見一株古柏，觸著向來所得境界，和底一時颺下，礙膺之物撲然而散，始見徑山老人立地處，正好三十棒。

拈云：「雪老漢礙在胸中底、始見底、立地底，不免壁上掛風車。」

頌曰：

「無礙容留十有年，風流古柏殿前栽，抬頭一見徑山老，明月清風送將來。」

第二十二世高峰妙禪師，參雪巖，纔問，便打出。一日，入室，巖便問：「誰與你拖這死屍來？」聲未絕，便打出。一日，偶睹《五祖演真》，讚云：「百年三萬六千日，翻覆元來是這漢。」忽省。後巖問：「日間浩浩時作得主麼？」師曰：「作得主。」又問：「睡夢中作得主麼？」師云：「作得主。」又問：「正睡著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甚麼處？」師無對。奮志入龍鬚山五載，因同宿友推枕墮地作聲，廓然大徹，如在網羅中跳出，元來秖是舊時人，不改舊時行履，自此安邦定國，天下太平，一念無為，十方坐斷。

拈云：「高峰祖向未問已前，十方坐斷，天下太平，免勞心力。」

頌曰：

「孤峰能有幾人眠？雲撞枕頭撲落穿，無夢無聞齊落地，泥牛吼動氣吞天。」

第二十三世中峰本禪師，因觀流泉有省，詣高峰求正，峰打趁出。既而民間訛傳官選童男女，師問：「忽有人來問和尚討童男女，如何？」峰曰：「我但度竹篦子與他。」師於言下洞然徹法源底。峰付法偈曰：「我相不思議，佛祖不能視，獨許不肖兒，見得半邊鼻。」

拈云：「中峰老入水須是長人，不免竹篦在手。何故？腳跟下點地。」

頌曰：

「拈起竹篦百事全，鼻頭尖上水連天，展開無用真消息，卻動阿師起半邊。」

第二十四世千巖元長禪師，參中峰。峰問：「日用事如何？」師云：「念佛。」峰云：「佛今何在？」師擬議，峰厲聲叱之。懇求法要，峰舉狗子佛性話。師參三年，聞雀聲有省，峰復斥之，師憤然。夜半，忽鼠翻貓器，墮地作聲，恍然開悟，覺身躍起數丈，如蟬脫汙泥之中，浮游玄間，天地一時清朗。復性質峰問：「趙州何故云無？」師曰：「鼠偷貓飯。」峰

曰：「未在。」師曰：「飯器破矣。」峰曰：「破後如何？」師曰：「築碎方甦。」峰乃微笑，囑曰：「善自護持，時節若至，其理(自彰)。」

拈云：「鼠偷貓飯，本是尋常，築碎方甦，氣味不息。咄！老不識羞。」

頌曰：

「破後打開沒意志，唯恐築碎娘生鼻。阿誰鼠豹露爪牙，透出棺材氣味息？」

第二十五世萬峰蔚禪師，謁千巖，巖問：「將什麼與老僧相見？」師豎拳云：「這裏與和尚相見。」巖問：「死了、燒了，在何處安身立命？」師云：「漚生漚滅水還在，風息波平月映潭。」巖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個什麼？」師以坐具打圓相，叉手而立。又斫松次，師拈圓石作獻珠勢，云：「請師酬價。」巖曰：「不值半文錢。」師云：「瞎。」巖云：「你也瞎，我也瞎。」師云：「瞎！瞎！」巖命師為首座而付囑。

拈云：「者老漢叉手而立，拈石作珠，若不無中生有，難以分座。」

頌曰：

「瞎瞎同條坐斷機，何勞分座弄精魂？張三李四問王老，笑殺傍觀不二門。」

第二十六世寶藏持禪師，久參萬峰，付法偈曰：「大愚肋下痛還拳，三要三玄絕正偏。臨濟窟中獅子子，燈燈續燄古今傳。」

拈云：「不會教，不會禪，所以寶藏老漢續燄流芳。何故？賊不打貧兒家。」

頌曰：

「久侍無為露端的，窟中牙爪雷轟靂。南山雲起北山雨，旭日風光照破壁。」

第二十七世東明昆禪師，親寶藏，藏問：「心不是佛、智不是道，汝云何會？」師向前問訊，叉手而立。藏曰：「汝在此許多時，還作這個是解？」師乃憤然。第二日，徹法源底，呈偈曰：「一拳打破太虛空，百億須彌不露蹤。借問個中誰是主？扶桑湧出一輪紅。」

拈云：「東明老若不叉手，怎得打破太虛？然雖如是，狼藉不少。」

頌曰：

「如是憤然第二日，個中舒展露消息，原來漏逗遍坤維，桃花滿地多狼藉。」

第二十八世海舟慈禪師，初參萬峰，舉《楞嚴經》「但有言說，都無實義」話再拜求，峰劈頭兩棒，攔背一踏，以腳趯云：「只這是實義。」師覺會，隱居洞庭山二十九年。一日，僧到。師問：「何處來？」僧曰：「安溪。」師云：「安溪有人麼？」僧曰：「有虛白和尚，說法不異高峰。」師云：「是誰弟子？」僧曰：「寶藏。」師云：「有何言句？」僧舉：「室中驗人，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三藏不是法，是什麼？』下語皆不契。」僧問：「師曾參寶藏否？」師曰：「吾與寶藏同參萬峰。」僧曰：「當日何所見，遂隱於此？」師曰：「吾問：『但有言說，都無實義。』峰便打，從此有得，更不別參。」僧曰：「請言得之所以。」師云：「但要人知痛癢的是實義，妙心言說盡是皮毛。」僧笑曰：「據此見解，生死尚未了，何得言悟未在？不見道：心亦不是佛、智不是道耶？」師遂有疑。棄菴詣東明，遇人設齋，師問明：「今日齋是什麼味？」明乃打滅燈，云：「識得燈光何處著，味方即到口。」師無語。黎明，明遣侍者請師，師至，明曰：「見何人來？」師笑云：「見只見一人，說來恐驚駭。」明云：「假使釋迦牟尼佛依然是個俗漢，但說何妨？」師云：「萬峰。」明云：「萬峰即今在什麼處？」師罔然面赤。明云：「若如此，不見萬峰。」師歸客寮三晝夜，寢食俱廢，忽香燈繩斷墮地，頓然大悟。明云：「老闍黎承嗣萬峰去。」師云：「公為我打徹，豈得承嗣萬峰？」明即陞座云：「瞿曇有意向誰傳？迦葉無端開笑顏。到此豈容七佛長？文殊面赤也徒然。今朝好笑東明事，千古令人費唾涎。幸得海公忘我我，濟宗一脈續綿綿。千斤擔子方全付，玄要而今拄杖談。」以拂子擊三擊，下座，師即禮謝東明。

拈云：「海老若不遇東明，幾乎渴殺，反赤面來，救得一半。」

頌曰：

「念九年來枉用工，燈繩斷落振虛空。縱橫自在無餘事，赤面文殊作正宗。」

第二十九世寶峰瑄禪師，俗為木匠，與海舟造塔，斧傷足痛，索酒喫，舟往謂曰：「適來範作頭傷足猶自可，若斫去了頭，縱有千石酒，汝能喫否？」師因止酒，求為僧，充火頭。一日，負柴舟見云：「將棘刺作麼？」師云：「是柴。」舟呵呵大笑云：「是柴，拿去燒卻。」師起疑云：「和尚如此問我，畢竟是什麼道理？」刻意參究。因火燄燎眉毛，面如刀割，以

鏡照之，豁然大悟，呈偈曰：「負柴和尚喚作棘，火燄燒眉面皮急。祖師妙旨鏡中明，一鑑令人玄要得。」舟見便打，師奪拄杖云：「這條六尺竿，多年不用，又要重拈。」舟乃笑，師又偈曰：「棒頭著處血痕斑，笑裏藏刀仔細看，不是英靈真漢子，死人喫棒舞喃喃。」舟曰：「此偈可紹吾宗。」

拈云：「寶峰被火燒眉，以鏡照之大悟。未照時見個甚麼？」

頌曰：

「火頭面目皮皺，奪得棒頭賣弄。鏡照全然無痕，為人勤始勤終。」

第三十世天奇瑞禪師參寶峰，峰問：「甚麼處來？」師曰：「北京。」峰曰：「只在北京，別有去處？」師云：「隨方瀟灑。」峰曰：「曾到四川麼？」師曰：「到。」峰曰：「四川境界與此間如何？」師曰：「江山雖異，風月一般。」峰豎拳云：「還有這個麼？」師云：「無。」峰曰：「因甚卻無？」師云：「非我境界。」曰：「如何是你境界？」師云：「諸佛不能識，誰敢強安名？」峰曰：「汝豈不是落空？」師云：「終不向鬼窟裏作活計。」曰：「西天九十六種外道，汝第一。」師拂袖便行。峰付法曰：「濟山棒喝如輕觸，殺活從教手眼親。聖解凡情俱坐斷，曇花猶放一枝新。」

拈云：「天奇老八面玲瓏，草偃風行，船上座向他道：猶欠一著在。」

頌曰：

「不存鬼窟活如龍，草偃風行恁西東。九十六種齊坐斷，青山卻在白雲中。」

第三十一世無文聰禪師，參天奇，奇問：「苦樂皆心，因何外取？」師曰：「秖為不了。」曰：「是非皆事，因何妄承？」師曰：「錯認定盤星。」曰：「迷悟皆人，因何不性？」師云：「早知燈是火，豈向外方求？」奇付法偈曰：「道者心同慈嫗心，爭教赤子困群陰？甫成架海金樑子，佛缺方知補浩任。」師居龍泉寺，僧問：「如是本來面目？」師曰：「石香亭。」僧曰：「恁麼去時如何？」師曰：「卻了也。」僧問：「今朝孟夏八日，天下皆慶如來降誕之辰，未審如來何處降生？」師於几上畫個圓圈。

拈云：「達磨不往東，神光不往西，無文老漢不了個甚麼？若了得，錯認定盤星。」

頌曰：

「早知燄燄是心光，照破慈嫗佛海張。示盡香亭空費力，何勞几上畫圈彰？」

第三十二世笑巖寶禪師，參無聞，問云：「十聖三賢已全聖知，如何又道不明斯旨？」聞厲聲云：「十聖三賢爾已知，如何是斯旨？速道！速道！」師下語不契。一日，水邊洗菜，邊菜墮水，圜轉捉不著，忽有省。攜籃歸，見聞，聞：「是什麼？」師云：「是菜。」曰：「何不別道一句？」師云：「請和尚別問來。」師一日與聞圍爐次，聞曰：「人人有個本來父母，子之父母今在何處？」師曰：「一火焚之。」曰：「恁麼則子無父母耶？」師云：「有則有，佛眼覷不見。」曰：「子見否？」師云：「某亦不見。」曰：「為什麼不見？」師云：「若見即非真父母。」呈偈曰：「本來真父母，歷劫不曾離，起坐承他力，寒溫亦共知。相逢不相見，相見不相識，為問今何在？分明舉似師。」聞曰：「只此偈堪紹吾宗。」

拈云：「笑巖老漢攜個無底籃，有些承載，若遇船上座一喝，有火也難燒。」

頌曰：

「攜籃問著不曾離，覿面相呈放過伊。父母火焚親薦得，灰飛煙滅報親慈。」

第三十三世幻有傳禪師，聞燈花爆有省，遊方參笑巖求正。巖曰：「汝從前得力處一一說來。」師具實說，語半，巖驀趯出鞋云：「向這裏道一句。」遂把師話打斷。因通夜不寐，明晨立簷下，巖見喚師，師回顧，巖翹一足作修羅障月勢，師當下脫然。巖入室曰：「我這拄杖要與人，有要底麼？」首座曰：「某甲要。」巖曰：「要他做甚麼？」座曰：「要他剷斷天下人舌頭。」巖以杖駕肩曰：「椰栗橫肩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師躍然下禪床曰：「若恁麼，須付某甲。」往前迎揖，巖笑曰：「汝當久久執持一番，始可打草去也。」乃贈一笠曰：「以此覆之，無露圭角。」

拈曰：「幻老人向燈光裏遊方，若不是笑巖翹一足，至今下禪床不得。」

頌曰：

「燈花一爆下禪床，頭角崢嶸意氣香。一笠含雲蓋不得，誰知今日更郎當？」

第三十四世蜜雲悟禪師，挑柴過山灣，見一堆柴突露面前，遂有省，棄家入龍池，依幻有和尚，脫白請益，幻曰：「汝若到這田地，須放身倒臥。」嗣後惟加罵詈，師慚悶交加。一日城歸，過銅棺山頂，忽覺情與無情煥然等現，正是天地平沉的境界。時幻遷北京，師乃往覲，幻問：「汝有新會處麼？」師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幻曰：「汝作麼生？」師曰：

「某得得來禮覲和尚。」曰：「念汝遠來，放汝三十棒。」師抽身便出。一日，幻問：「忽有人問，汝何秖對？」師豎拳，幻曰：「老僧不曉得是甚麼意思？」師曰：「莫怪和尚不曉得，三世諸佛也不曉得。」一日，舉拂問師：「諸方還有這個麼？」師震威一喝，幻曰：「好喝！」師連喝兩喝，師歸位。幻囑師扶師法，師呈偈曰：「若據某甲扶佛法，任他○○○○○，都來總與三十棒，莫道分明為賞罰。」

拈云：「蜜祖向荊溪銅棺山頂，忽覺情與無情被幻老放倒扶起。曉得？不曉得？也是滿口嚼冰霜。」

頌曰：

「三十棒施便抽身，仍知諸佛喪奇神，縱橫殺活分明事，獨許巍巍太白真。」

第三十五世林野奇禪師。掩關當湖，常參蜜和尚，偈曰：「一念未生前，試看底模樣。」忽一日，失足遭跌，有省，即成偈曰：「一念未生前，六戶絕消息。瞥耳揚雙眉，大似眼無力。」即破關走姑蘇，見蜜於清涼菴中，便問：「學人絕跡而來，特為親近和尚。」蜜曰：「莫妄想。」師曰：「未審還有堂頭也無？」蜜曰：「看腳下。」師曰：「不因漁父引，怎得見波濤？」蜜曰：「莫錯會好。」師便禮拜。後於育王補堂主，值宜興鄭居士設茶，蜜舉洞山泰首座因緣，索眾下語，眾默然。師曰：「食到口邊，被人奪卻。」蜜允擺茶。是年天童解制，上堂，舉世尊初生話，曰：「汝等諸人向老僧擬討甚碗？」拽拄杖下座，一時打散。師自此全身放下，單提棒喝之旨。

拈云：「林師公坐臥玄峰，揭出海底泥牛，然雖一棒，不如全身放下玲瓏岩滴滴。」

頌曰：

「全身放下牯牛身，出入黃堂臥白雲。食到口邊親下手，拈來道處與君分。」

第三十六世二隱謐禪師，蜀人也。初歷講肆，次參禪宗，首謁磬山天隱和尚，次參雙徑語風老人，及見天童蜜雲和尚，躬執末務六載。一日，呈偈辭蜜，偈曰：「確志相從歷數春，幾呈醜拙幾咨詢，慚非斷背機輪疾，幸荷陶鎔豹變新。拽杖且歸西北地，懷人豈負東南人？信知千里同風月，敢別吾師出角鄞？」時蜜默而不答，師作禮而出，往天台蓮花峰一住又六載。不意蜜和尚歸老通玄，林師繼席。隱師先決意一生作住山人，不期壬午秋，林師以偈招曰：「當年送汝住蓮花，今日招來也不差，腳下且無絲線絆，他年吾道可承家。」師念林師初

住，相依止，林師命書記。癸未冬，林師結制陞座，師出問：「今日通玄結制，正值嚴寒，且道：滴水滴凍還許融化也無？」林曰：「爐煙結篆。」師云：「恁麼則溪澗豈能留住？終歸大海作波濤去。」林便打，云：「你向甚處去？」師云：「且喜和尚證明。」林復打，師禮。至甲申冬，林師將衣二頂、佛二枚上堂，人天眾前付師及自閒師。師受囑後，明年四月，受台州黃巖縣北嵩岩法輪寺請。

拈云：「隱老師五五通講三九識宗一句，大海波濤去，誰知海外露？孤峰即今在甚麼處？六六三十六。」

頌曰：

「通玄峰頂露霜花，結果圓成更不差。融化古杭明月照，身藏北斗遍天涯。」

第三十七世梓舟船禪師，五歲死母，十五去父。二十一歲，發心拜白蓮菴映春和尚出家，以報父母，求脫生死，立定參究本分。映曰：「如何是汝本心？」師云：「不實。」映曰：「我也不實。」見受庵和尚受指，師見雪門和尚處受戒，遊榮華山，住茅，禮拜《法華經》、《華嚴經》共三載，脅不至席。明末，遭寇饑饉，死活幾番，時念觀世音菩薩，忽聞聲救，故遊南海，所見十大善知識。末後，華亭船子法忍寺見二隱和尚，問：「聞得上座在三塔事如何？」師云：「與和尚不別。」隱曰：「如何是不別底？」師便展兩手，隱云：「那容得你？」便打。師一喝，隱復打，師禮拜。隱在方丈，因打知客，師外進云：「和尚打他為何事？」隱覷面一棒，師悶死於地。隱云：「一向受棒，這番氣息也無。」師忽然起身失笑，隱曰：「這一死也難得活。」師云：「說甚麼死活？」隱一笑。時四載，每受痛棒，故隱嘉興府古心庵，閉關三年。二隱師住荊溪保安寺，招師出關，至一句道來，師云：「破。」時老人上堂，對眾付拂并偈，補都監執。後隱楚襄陽檀溪寺，住茅數年，重建開荒，語句存焉。

梓舟禪師語錄序

（湖州知府彭文煒，法名徹崖，號鹿門，沐手拜撰）

如何是梓舟？載人覆人。如何是梓舟語錄？度驢度馬。曹源一滴，匝地清風；滹水半河，滔天白浪。撐鐵篙而直入，笑夾山空點三頭；解陸地以行舟，恐黃檗猶斫雙足。法兄和尚慈航倒駕，逆水生波，坐斷老胡一葦，未許大滿代度。把住津要，說甚香象定前；忽

悟水因，勦絕泥牛入後。然則橫騎金翅，直取鯨鯢。若是巨鰲舞翼，仔細圈欒；倘或蛙步蹍沙，且休[跳-兆+孛]跳。杖頭有眼，古佛從來不渡人；棒下無生，檀溪而今乾暴暴。

梓舟船禪師襄陽檀溪語錄卷之三

侍者(明恆、明惺)編次

聯芳

與首座天德

透海江天泛莫窮，吞龍掣電正吾宗。燈燈續燄堪成侶，收盡英雄雪嶺峰。

與盛德都監

重建闢荒晉漢常，玄峰穩坐正當陽。寧臨指竟吾宗樹，撲地白牛汝可張。

與仲德侍者

仲德識侍老僧機，拄杖隨身左右攜，撥開臨濟正法眼，始知個裏續曹溪。

與書記竟德

心通無心徹底源，琴音密付續綿綿。汝今深入吾中窟，展拓騰輝第一玄。

與監院常德

當家種草行常年，露地白牛吼碧天。全身爪牙分付汝，頭角崢嶸動大千。

與副寺永德

即心非心永正宗，分付銅頭鐵鷂雄。充勝行藏湖海內，全提白棒收無窮。

與素樸維羅

離吾下南十有年，別峰相見德雲川。初機掣電和盤授，溪月兒孫轟汝天。

與王吉臣隱居士

龐老崗鸞吸盡儔，獨泛淵湖明月舟。溪水杖敲無隱樹，那龍烈虎任君收。

與明本徐居士

藏身覓跡本來宗，天地同根萬象同。一吸西江向道汝，充天毒氣收無窮。

與明乘劉居士

生死兩頭齊坐斷，法王百劫亦難逢。聞思乘道鹽官扇，放出月明天外風。

請藏檀越王居士請留行實

余四川成都府直隸童川州，父姓何，母姓李，生於己未年三月十六日辰時。至庚辰歲，發心拜白蓮庵映春和尚出家，以報父母，求脫生死，立定參究本分。映曰：「如何是汝本心？」師云：「不識。」映曰：「我也不識。」見受庵和尚，受指。師見雪門和尚，壬午歲納戒，遊榮華山，住茅，禮拜《法華經》、《華嚴經》，共三載，脅不至席。明末，遭寇饑饉，死活幾番，時念觀世音菩薩，忽聞聲救，故遊南海，至保寧府。於順治二年，又遇大兵盤詰，幸有在道官府送至湖省。過江西，見翠巖寺，得本分。又至宜興，見萬如。至浙省湖州，報恩見玉琳、徑山見費隱、天童見牧雲、靈隱見具德，又天童見木陳、三塔見自閒，并諸大老，共九載，語句不錄。至華亭船子法忍寺，見本師二隱和尚。問：「聞得上座在三塔事如何？」師云：「與和尚不別。」隱曰：「如何是不別底？」師便展兩手。隱云：「那容得你？」便打。師一喝，隱復打，師禮拜。隱誕日，眾請上堂。師出問：「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如何有生？有死？」隱云：「如何是你不生不死底？」師便提起具云：「者個慶無生。」隱云：「無生豈有慶耶？」師云：「慶一無生。」隱便打，師禮拜。一日，隱在方丈，因打知客，師外進云：「和尚打他為何事？」隱拍面一棒，師悶死於地。隱云：「一向受

棒，這番氣息也無。」師忽起身失笑，隱云：「這一死也難得活。」師云：「說甚麼死活？」隱一笑。時有四載，每受痛棒，毒氣入深，憤感難酬，故隱古心庵，遇檀越王公及眾居士送入隱關，供養三載。時二隱老人住荊溪保安寺，庚子歲招至，隱老人云：「出關一句道來。」師云：「破。」時老人遂上堂，對眾付拂并偈，補都監，執辭。後隱廬山楚地，眾耆德請住襄州鹿門寺二載。後護法副府呂公、山主柯公、宋公、吳曹眾居士耆德等敦請重開檀溪古寺，不覺數載，忽聞二隱先和尚乙巳年六月二十八日說偈投筆而逝，故往下南掃塔。至嘉興府問候檀越王公，時公遂發大願，捐貲一百六十兩，請全藏經送至湖廣襄陽府檀溪寺，永鎮山門，眾居士沐手請識。

重建大雄寶殿引

襄州西門三里許，有古剎焉，名馬躍檀溪寺，漢王仲宣之捨宅也。玄德曾有賜額，晉代曾有敕柏二株，多歷年所。道安祖師創於前，曇翼祖師繼其後，當時象龍雜遝，獅子嘶呻。迨至明末，法序久虛，妖氛疊作，重樓傑閣，盡淪草莽。唯老宿檀越，口記傾危，只存殿基握地。忽有鐵身羅漢，顯現發心，善信穿金，光輝已畢，且新結茅屋數間。到這裏，退身不得，欲還舊制聿新，覓個知音有分。今資捨有待，尚冀貴官哲士、茂德仁人，歡喜同施鼎力，扶起歷朝梵剎，成就自己莊嚴。

掃塔拈香法語

四千餘里，到來今已一週。無縫塔前，如何趨敬？不肖拈瓣死貓頭，爇向爐中，薰透先師鼻孔，表祝哀靈。我本師兮，拂拂授授。臨濟正傳入髓兮，出世天台。法祥棲真、船子三塔，保安六處名藍，大闡爐開兮，權衡電轟。情與無情利益兮，龍驤虎驟。永決慈垂接兮，空期未滿。百年萬人仰企兮，古杭城內。擲筆大笑兮，頓超佛祖。格外無窮正法眼兮，住世少延。我不肖子輩兮，恩過太嶽。慧如海兮，我身無帖。愚濁兮，不肖哀靈塔下，罪莫上饗。

宜興芙蓉寺十二景

銅棺疊翠

遙望銅峰護碧雲，霜花幾朵插晴曛。寒光萬頃開林壑，石壁層層織翠紋。

睡虎隱石

萬山露出石粼粼，睡虎崖藏雪覆身，蹤跡不妨隨處現，爪牙不動暗驚人。

二桂流芳

桂熟香飄秋正昌，金風花落樹生涼。祇園芳跡名垂遠，翠葉扶疏覆四方。

屏風曉嶂

鷲嶺西風隱翠屏，鴉鳴鵲噪韻初成。清風萬古摩青嶂，無限風光俱有情。

獅崖晚眺

未別臺山已自馴，何勞月下臥風塵？金毛不比諸群獸，獨踞東山共日春。

象鼻留雲

影藏韜跡臥芙蓉，舒捲從容聽梵鐘。露地白牛無覓處，生涯今在大悲松。

雙橋鎖翠

雙溪會處鎖雙，把家聲繼古標。寶所不遙須進步，春山煙柳轉豐饒。

三到龐公

三到名留久憶公，心空及第了無窮。潺湲韻入長松下，標榜叢林南國中。

來來舊跡

誰來誰去復逢誰？楚水荊溪話道奇。一片白雲峰頂上，隔林幽鳥和新詩。

蒼松夾道

行吟古道聽溪聲，數樹青松萬古名。高聳雲峰青嶂外，森森堪護法王城。

卓錫清泉

卓錫飛來聲自猿，雲騰露浥滴寒泉。老龍穩臥忘蹤跡，流水滔滔浪拍天。

洞裏乾坤

未分混沌占機先，洞裏乾坤洞裏天。塵市不知仙隱處，了無名姓落陲塵。

門外濤井

手把坤維自絕塵，日前覿面一回清。深深溪井寒千尺，月湧鯤鯨玉浪新。

樹上搭蓬

當門盤結鳥窠禪，個事從教一著先。栗棘蓬中親下手，西來祖意布毛穿。

採龐榛果無米

名流龐榛古今傳，拾來不值半文錢。忽逢多口毗耶漢，咬著空心舌柱天。

同眾遊山

萬仞千峰赤手提，銀山坐斷鐵山摧。當陽一覽乾坤小，鐵鷂無毛天上飛。

元宵坐月

不繼無油薪夜燈，一輪孤月照寒冰。此中獨露風塵客，渺渺滄溟野衲心。

葵花亭崖

亭亭一朵聳危崖，獨露全身向日開。孤月影流無面背，頭頭宛轉逞奇才。

和雲峰雪厂兄韻三首

自休自歇了無哀，一道靈光古鏡臺。寶樹幾行鳴梵韻，入林何必問天台？
果熟香飄出錦林，杖藜欲到翠微岑。千山引領尋高頂，撥碎雲峰幾片心。
春月臨灘幾度來，故人何事豈勞哉？手把金針雲霧裏，鳳麟齊現翠微臺。

別一融法兄

春寒到處雨，風暖百花幽。帆落舟臨岸，杖停山到頭。不二泥河水，何妨結勝儔？君談山中事，落葉始知秋。

贈嵩岳兄

萬水千山步不離，人牛不見又何時？夜闌鼓角聲俱寂，孤月同風好和詩。

贈太吉兄

遙望青山一目收，客心何事憶扁舟？一帆風月橫江上，別有生涯在釣鉤。

贈龍淵慈朗兄二首

高步坤維自絕塵，塔前一見一回親。深深淵底溶千丈，誰道吾兄玉浪新？
鷲嶺峰頭曉磬鳴，由來大隱更高清。轉輪閣峻摩青嶂，海外笻孤一點心。

則融法兄往蜀

溶溶玉浪吼山川，出海獰龍勢接天。且喜春風多意氣，聲光處處射塵寰。

贈梅竹庵瑞初禪師

梅峰高隱竹林庵，緣影漪漪映碧潭。空缽一圓無可贈，金毛突出獸群參。

遇雲間善來老宿原韻二首

撩天鼻孔氣充懷，沒量大人何用猜？電捲孤峰殘月盡，和泥合水入胞胎。
敲動髑髏粉碎禪，不容擬議與誰傳？是凡是聖曾供養，信手拈來自歌歡。

海月堂法主瑞雲師

雲間海月喜逢君，翠滴霜花共日曛。片片瑞雲峰頂臥，樓臺璧玉吼經文。

贈祖裔法姪

祖裔分座侍師勞，授受乾坤登步高。此去毗耶開大口，船頭三點月中篙。

示茂枝徒

覿面一掌識得渠，未生面目本來無。不移一念全體現，擬議喪身休問吾。

掩關隱居二首

隱居度歲自心庵，無憂無喜道者寬。內外隨緣納些些，檀那喜助日三餐。
不行善惡古心庵，我伴虛空不二三。踏轉乾坤清切句，一灣秋月浸寒潭。

赴齋口占

乞士赴齋非有才，尤然虛納信奇哉。迅雷一震風雲化，布袋隨身笑滿街。

示雪浪禪人持經

心知雪浪不尋常，每每持經行道場，誠實用心無染處，一餅一缽一株香。

同眾禪觀燈

一年一度上元燈，海闊山遙徹底清。萬象頭頭真識面，雷音震動氣吞星。

示心宇鄭居士

夜睹明星道本圓，世人要識自身全。森羅物物頭頭現，覿面無心自了然。

示心持周居士

起心脫死要心持，了了分明自覺知。出入遊行忘舊路，為人難得在斯時。

西蜀僧請藏送別

楞嚴三藏已敷揚，慧命流通照十方。東震西乾無別路，法界同歸般若場。

遊石傘峰

巨石峰頭現本源，任他雨露灑身邊。若人得用全遮體，入水入泥豈有偏？

示僧住蓬崖

結茅崖畔度芳年，窮漢家私不值錢。破衲渾身俱是結，那分冬夏與寒暄？

辭屹山老和尚二首

數載老梅帶雪枝，頭頭風月繼坤維。雖經鐵漢含春像，夜聽松聲花滿衣。
屹嶺峰頭行不休，沖天毒氣幾經秋。長安雖是我王地，絕頂留雲入斗牛。

眾戒子請偈

孤笻留別踏霜峰，路峽芒鞋水月通。上座師容山嶽盡，獰龍出海化無窮。

留別眾禪友

此回分袂入山茨，杖子隨身四海施。寄跡老梅方吐蕊，依然春色鳥聲催。

贈芝崖兄

昔日金車句未圓，屹峰八面起雲煙。杖頭放出湖山月，紫金光聚照百川。

贈耕雲法姪

把月林間第一魁，布毛未動出胡胎。春風意氣摩青嶂，一曲村歌滿袖來。

和語松法兄韻

雨點松花蘸碧灘，驚聞玉浪水潺潺。洗月江南泉真潔，翛然如步柳煙灣。

贈幼葵王公京試

北斗曾將入棘闈，毫端一點快如飛。手攀丹桂乘佳趣，四海欣聞及第歸。
松簷竹瓦臥雲紗，且喜文章滿目華。日暮山中叢桂湧，金風初放葉如花。

示千江禪師

千江月映映千江，海底泥牛吼動邦。電捲胡疑風浪盡，明明眼下鼻頭雙。

示千峰禪師

興然吸盡出江西，舉目陽春萬派齊。山水可觀湖月地，幽幽一笑勝匡廬。

贈純然師

偶然喜逢數月餘，談心分袂各東西。春風鼓舞乾坤闊，舉目雲天萬物依。

送浣風法兄

久聞聲振在吳山，格外玄關萬古傳。能向個中開正眼，偶然相聚望留篇。

鹿門寺十二景

靈溢泉

靈泉盛溢眾僧得，每夜聲聲月自來。隱顯不知誰變幻，水光閃逗影連臺。

霸王山

霸王孤立亂雲中，擬是當年振主翁。眾足臺巔兩相望，不知何處是真容？

香爐山

雨灑新芬煥澗川，不須拈火自生煙。崑崙塞斷無窮路，永祝延齡億載傳。

獅子山

五峰不異鹿門山，把斷要津吞玉還。寶劍全提當面擲，誰知高臥祖師間？

三高祠

德公皮孟三高賢，殿閣幽叢灰幾年？詩韻薜蘿誰自昧，山空道闊幾經千。

丹霞洞

幽奇古洞幾人遊，石蓋天庭能眼休。誰識噴開丹霞面？雲飄杖笠樂山丘。

青龍繞塔

青山不昧照靈光，八面全身墮草鄉。仔細看來無縫隙，那分日夜拜當陽？

修竹花斑

花斑修竹古藏文，日掃階痕絕點分。葉上莫經風雨過，森森堪護梵王曛。

流泉影池

寺換幾番獨剩池，水清湧湛碧光詩。高賢絕韻無腔調，皎月遙觀遠念師。

江鎖鹿門

江深無底蓄清寒，卻自荊門理釣竿。遯世埜人時欲見，明星相接水中天。

鹿門山居

歷載居山無利益，秖贏一著最幽深。門前池水波濤靜，屋後青峰聳萬尋。

遠眺煙村

煙村遠眺古叢林，物外幽人日訪尋。極目青山連碧水，秋風九月燦黃金。

檀溪寺八景(次佛冤兄韻)

馬躍檀溪

漢時盧的楚天秋，已露沙盤到嶺頭。何似棘林神力祐？茅廬千古萬山收。

王燦古井

鑿井險幽石占先，寒光千尺水涵天。留名雖燦山河舍，一點沾唇透骨遄。

晉柏遺風

晉柏軒中製不群，劫遺僧坐復垂雲。靈根香色仍如舊，留與溪翁大地分。

屏峰鎖翠

白雲露出鎖峰低，雨過青青碧玉齊。前後看來誰可伴？鴉鳴疊翠嶺橫西。

雙堤繫州

舟橫鴨綠接鄖襄，二水雙收臥龍場。移下江聲成鶴唳，南山雲起北山香。

平橋日渡

相君上下入雲頭，宮閣盈門橋與舟。隨處情懷分半興，度年度日過公侯。

真武鉉峰

鉉峰掛劍繼雲臺，日度仙家遠近來。雨滴長松頻放翠，巖崖風急雁飛回。

晴湖夜月

晴空夜月穿龍蛇，塘水連湘柳近斜。忽見一帆來作伴，聲高曲落蕩萍花。

贈梵林法主

經律論開大梵林，出塵真是報生身。渠龍影水多得月，不負南山萬壽春。

示啟方戒子

年去年來卻啟方，萌芽寒徹自春香。為僧持得衣缽事，體露如年戒定香。

為淨覺師

春至淨覺出翠微，時來步雪踏霜希。入林雖得師垂手，報爾生身任意歸。

為默識師四旬

北斗南星默識真，門前碧水透琴音。月光童子擊便後，可壽如來古佛心。

示典座禪人

溈山典座一頭牛，列聖叢中誰謂收？不少鹽醬些些味，芒鞋腳底在心頭。

示恆清禪人

眼下恆清對面開，入門無處笑徘徊。草色全經細雨潤，杖頭一點與春雷。

示杲輝禪人

杲輝日夜已皎然，雖要分明得本圓。立定腳跟星斗現，水清透出月輪才。

同眾舂米

千搥百拶何存價，從來白嘴自生花。但得腳跟紅線斷，不須岐路口吧吧。

示眾募衣單

寒衣不假復春秋，募化檀那似莊修。雖助貧僧衣掛體，一毛頭上蓋青州。

人

人人枉在世，生死空自忙。何勞者些子？眉毛七尺長。

生

生看無用漢，理事孰知音？仍易三歲子，蒙生不老春。

在

在在空掛日，行動無偏僻，然雖不識面，全聲體俱寂。

世

世善最為寶，冷熱自知道，得脫了生世，永不受煩惱。

四威儀

山中行，腳跟點白雲。衣冀掃，南山石鼓鳴。
山中住，舉目青翠樹。這椰栗，橫敲撥雲霧。
山中坐，鐵面娘生墮。休妄想，花從風裏過。
山中臥，風捲殘雲過。遶繩床，幾人能得和？

贈雪廠兄回浙

客囊無可贈，把袂意偏長。杖子隨君手，靈符濟世航。黃鸝枝上語，碧草澗邊香。風月今猶在，孤光祖道匡。

示沈居士護關

自在白雲間，識得自心安。下溪須策杖，上嶺捉藤攀。相伴春風裏，門前看石斑。閒閒非不佛，念念護心關。

祖道吟五首

祖道原來行實地，無生無滅無為起。一圓空缽隨分具，入林幽鳥聽聲語。鵲噪翠，閃電飛，日夜忙忙有何利？
直指當陽道非易，誰秉慧燈燈寶積？婆心化道許流傳，象王行處絕狐跡。陞其堂，入其室，高掛缽囊樹下笛。
瞬息光陰暗逼事，轉眼於茲來生已。枝頭葉落聲蕭瑟，慚愧未能酬心肺。也無憂，也無累，鏡形水月無可拘。
黃蘆淡飯生活計，石虎崖畔去栽芋。相念相思無別圖，萬疊雲山有本據。雨飄飄，風颯颯，孤峰頂上那堪立？
林啼雲鳥皆遊戲，情與無情齊出世。隨分納些天地寬，無根滋味觸生鼻。百草頭，祖師意，硬掌麤拳隨分示。

文學俞公同觀泉

山栖性寂靜，榮辱本無驚。綠水巖邊坐，偶君不憚臨。孔孟老瞿曇，梅放煮雲英。滌盡煩空習，悠哉遠護情。

遊天童太白峰

雲摩日月樹摩巔，下視群峰數點煙。行在其中誰是峻？翛然獨步我偏先。芒鞋踢碎虛空髓，無限風光落眼前。橫身露布威音外，卻似攜笻過九天。

不凡李公過訪二番偶偈二首

瀟灑胸襟自不凡，才高無處處廊巖。蒲團坐冷風敲竹，蕭寺吟殘月共杉。髮短漫添新蒂帽，骨剛衣舊舊褊衫。乘時好躡無蹤路，仍取傳燈第一函。
偶逢江上楚重緣，把袂依依各一天。驅出鐵牛吞日月，擎來石虎吼山川。柳絮春摶空中雪，風生含翠吐青煙。試問三台星斗燦，不知聚首在何年？

次雲峰雪厂兄原韻

雲峰露布接龍淵，渺渺煙霞覆蓋天。何事法幢臨華戶？驚動泥牛吼嶽川。名藍遠掛松杉月，曲徑時穿綠竹煙。為問高賢泉石韻，誰知物外日如年？

贈石劍師

城闉未盡忽田家，心遠雲閒近不賒。往事仍栽青竹柳，故人分袂洛陽花。看山移杖常年話，佛石開尊駐晚霞。莫道曹源窮似畢，更勞風月送霜花。

贈樹影師

船子琴音曾把篙，蘆花煙水出身撓。江城海月仍君踏，渺沒清萍碧波淘。玉浪鯨鱗隨處去，峰巒最會白雲挑。多年掛錫靈崖臥，石筍抽條分外高。

佛冤法兄佳章次韻贈二首

浙江別後發孤蓬，和雨和風百草香。疊疊亂山迷望目，微茫忽遇見佳章。鐘聲敲破幽人夢，荒步柴門話遠長。碧浪溪邊留似景，卻堪蹤跡轉生光。
出峽翩翩登浪頭，任君一片烘爐收。峰高典得青山在，白石滔天不屬秋。指鶴巢兮何拘束？看雲無意得悠悠。須擔榔櫟誰回顧？

放去收來不斷流。

贈牧翁法弟

樹大新枝以掌擎，春深茅舍自雲英。青衣拂座竹千古，翠色金星日轉盈。躍浪錦鱗機活潑，啼花鶯鳥唱空聲。吾師沙盆吾弟起，乘月攜舟釣碧嚶。

贈次梅白公留夜

先生道骨本先流，山水清涼結勝儔。曾憶鹿門共夜月，師吟千里送襄州。其中尋舊隱泉石，雨底蓬窗茗碗幽。乍日清談我若記，種梅千樹老林丘。

化油供佛

檀溪空掛碧琉璃，一點輝煌聚勝因，要得徹明塵世界，人人出手續心燈。經行打坐自家事，撥火燒香供佛僧，步步仍知渠面目，無時剔起燄騰騰。

檀溪募緣偈

重建檀溪不存糧，惟我山中分外荒，只謂口頭貪些味，登門助道便成當。須然粒米無邊界，一口吞盡般若香，捨也風光，不捨也風光。乾坤之內，作福為常。

護法王居士及耆宿等請師出關

王公今日貴延，請道山僧出關。提起青州布衲，信心福壽如山。遠近耆翁光賁，春風一動破顏。吾愧有何長處，惟恐推動人間。

吼松師來韻

尋蹤覓跡露曹溪，道與名流四海齊。高插情懷雲外客，杖挑日月赤手提。相期其話春風裏，蕭寺松聲應節梨。碧水溪邊留玉過，梅吞片雪布天躋。

贈洞宗梅雪大師壽

雪裏梅峰徹骨仙，萬山拱首慶長年。白牛露地人間嚼，語密相逢玉線玄。佛日時開三雙眼，松風蘿月影寒煙。襄南石徑輝今古，濟洞溪聲水一連。

鐘樓寺清白禪師請贊文殊菩薩

臺山未別到鐘樓，王舍城中得自由。眼底晶光空色相，手中清白振閻浮。一心度眾能傳後，七佛之師迴出頭。不二法門為弟子，敲風弄月影襄州。

法兄古宿和尚來韻復贈

一片孤雲遇故鄉，偶來草舍伴同堂。樹稀時有幽鸞宿，地湧何妨煙水忙？擊竹峰頭光瑞益，玉毫天眼盡翻章。此中箇是留蹤跡，莫謂人間洗換腸。

府戎彭法兄

楚國為民母，賢愚頌德風。傾誠行聖化，垂手續心宗。道價超居易，嘉聲逾蘊空。武林三佛地，示獲現神龍。

江西提督嚴護法

萬水督洪州，悠然布楚風。魔銷士相樂，道泰擊神鐘。佛日飛鸞接，桃林燦錦紅。春清四海地，千古羨嘉豐。

讚柯老居士

獨眾孤筇現赤心，維摩資任立叢林。古今梵剎文星照，荒徑野人依舊新。溪水波中明月現，浚雲透海泛高岑。掀天北斗從君起，七尺烏籐消灑襟。

復韻笠庵

未睹容光今已穿，同風忽至始怡然。灰心雖是林添翠，道譽禪流白浪天。獅子遊行聲吼地，起寧往解復垂煙。一枝出蓋無餘事，萬派全歸大振邊。

丙子別吉臣王公八載和韻一首

古心重聚佛緣長，今昔何殊入法堂？雖是江天堪共月，與君搖影一葦檣。

王居士請藏

般若流通選佛場，發心得寶共天堂。西來大意無窮極，海內名留振楚襄。

佛像送至檀溪

世代虔心敬佛身，名藍香像出輝塵，雖然充滿其中現，到處隨緣轉法輪。

鹿門寺景

山高平處與人何？煙雨林涇湧佛陀。如是境中真可面，相聞不意脫心魔。

檀溪寺景

古剎檀溪遠境何，當年馬踏印毗盧，至今漢跡名垂遠，幸有文星轉佛圖。

荊南道前兵部職方司良範孟公遊檀溪和韻(三首)

君臨草舍午鐘鳴，誰肯甘心到此行？頭角明珠拳在手，不分星夜照前程。
孟老瞿隆未接楫，毫端拈出鳳林歇。即攀丹桂承佳句，任是銅頭天上月。
山空樹老古幽泉，一點波心沖大千。聖世求賢忠砥柱，滔天白浪浸無邊。
奚君步登溪，林中雲生路。幸得岸頭去，聲名何須渡？

孟公春去秋來

彈指春秋去復來，旌旗化雨潑天開。九重簡在頒榮詔，一束腰金億萬猜。

贈秀野法姪住西來寺

梅魂放雪仍風霜，花映瀟湘四海香。雲水玲瓏多得月，隔江招手燄流方。

戒子明舌請示

舌頭無骨露真乘，涉出真乘行不輕，如是覓心了可得，不枉持戒若為僧。

贈大智壽

南山星斗慶圓通，誰把家聲繼古風？大智解開生藥舖，單單只賣死苗頭。

贈二眉修仙(住在鸚鵡山夫子閣朱曙先)

眉峰鸚鵡聚靈仙，洞口白雲疊翠連。夫子昔年文太過，從今不鍊汞中田。

募建大殿偈

檀溪久廢復垂雲，梁棟施成佛日熏。一笠曾將轉帝位，信心一念善為君。

郡侯鹿門法兄

大道分明無二人，赤心一片再君親。靈山示現佛之師，拈出叢中萬古春。

示徒天德做庫頭維那火頭共四載偈二首

出家戒定露天機，火燄了眉鏡裏欺，縱使杖敲真舍利，不如灶傲放薪枝。

庫中事繁折柴好，三載始終漁父道。堂奧維那須領略，跪門燒火服其勞。

蓉城法姪止竟

蓉城大道正當陽，光燄傳燈五色彰。毫法拈縱他處覓，英靈止竟本施張。

祝梵大師

海底雲生不可測，襄州水濟通途轍。濤聲梵唄碧峰頭，朗月一輪明皎潔。

示徒德唯

六十餘年，齋戒佛前，持誦禮拜，僧心久已，僧體如願，如前不退。

實琴請像讚

實琴信心，請藏寫拙。問是阿誰？梓舟老說，現個叟像，無人可悅。

結冬掛鐘板

祖佛號令，內外安寧，清淨本然，勇猛精勤。且道：如何是號令一句？開爐容留真鐵漢，唱歌須是牧牛兒。

募化千佛寶懺偈

佛日空懸地，將心悔竟聞。洗滅萬劫罪，錫振雨花芬。喜助含寶月，潔出青襯雲。慈音何處是？拜禮千聖名。

募茶引偈

世人多飲茶，良緣結萬家。好事因中果，冷熱便用他。喜心徑路渴，如添甘露涯。何愁不成佛？遇澤昔開花。

自歎二十首

度日

歲月人間過，煙霞雲雨多。殷勤步溪寺，更得六波羅。

荒居

荒山秋夜月，獨上楚襄州。如何得真處？清白自心頭。

自愧

虛度過殘日，容別此何時？期伴黃山道，孤頂風月思。

居山

山陰橫嶺秀，青疊白雲勘。林輝光燦色，個中豈顓頇？

祖道

日用何所見，明明百草頭。可歎無知己，滿船載空舟。

相見

德雲高飛進，孤光獨照閒。看驗賓主句，兩手不分班。

待茶

萬派一浮漚，鐵船水上浮。相逢若知己，和盤托明珠。

步香

堂前明月光，露地腳一雙。踏破澄潭月，管他屋上霜。

留雲

雲堂聚賢愚，虛空進何極？日月穿雲過，往來去不息。

行敬

不動行千里，天地無一言。乾坤須闊氣，虛空總包元。

茅舍

碧玉無瑕白，水清澗底然，風笑殘月盡，入林和常年。

山景

日夜在寒山，誰肯獨往還？惟有松柏操，石徑且留閒。

進山

聞名登高去，回頭將何來？目觀無思至，收放寶滿懷。

話頭

古今不相識，共住亦無名。趙州洗缽去，佛也著一驚。

坐參

銀山與鐵壁，露柱問燈籠。送君任舊跡，萬里鼻頭通。

尋山

樹湧千枝秀，鴻鳴鵲噪詩。泉石文太過，芙[艹/蹀]蓋須彌。

本懷

土面灰頭度，打開布袋口。與君作往還，恩養無一畝。

垂手

既為佛子住，江山作留人。黃金如糞土，四大假合成。

灰心

祖父不出門，掀倒琉璃缾。風旛自不歇，一句了心純。

返本

水落歸滄海，波萍野衲心。縱然翻玉浪，梵音海潮音。

佛事

為吳國傑居士舉火

師云：「鐵面鐵心，急死急生。雪片送汝，恁麼轉身。且道：轉個甚麼？」炬火，云：「一把烈火，獨露橫空。」震威一喝，便勒火。

戒子德安舉火

師云：「德安！德安！送汝把火，竟到長安。如何長安底事？」喝一喝，云：「一股清煙透物外。」

屺山老和尚訃音至，懸真上供。云：

「先師出世，六處名藍施棒，海內垂鉤，釣得泥牛，不免失卻鼻孔。雖是拏龍捉虎的手段且置，秖如金剛潭底臥龍飛，踏碎毗盧頂，巍巍獨坐保安堂上。然雖恁麼，不肖忤逆。尚饗。」展具九拜。

為知聖居士舉火

「知聖！甚得乾坤七尺身，不容擬議尋思，直下與你安身立命。」喝一喝，云：「河流源在水，猛火烈星飛。」

為向官府居士舉火

師舉火炬，云：「者個向官府，送爾一把火，爾向我、我向汝一句作麼生道？烈焰橫空難栖魄，火裏蓮花為父母。」

為普陀庵主舉火

師舉起炬，云：「普陀庵主！生死海中，如何轉身？助汝把火。若是恁麼，觀世音菩薩將錢買餬餅，放下手來卻是瞞頭。」

鄧善人舉火

「紅塵堆裏，善始善終。須得安樂，惹得毒手。火來逼身，蓮華朵朵。眾舉彌陀，接引垂手。」擲下炬，喝一喝。

性普禪人舉火

「禪人性普！還會性麼？生也恁麼，死也恁麼，生生死死，恁麼恁麼。且道：恁個甚麼？」便入火，云：「急須著眼，無處生爾。」

為破石禪師舉火。云：

「正乃端陽節，龍吟虎嘯歇，七十餘秋，歸真已畢。歸真已畢且置，烈燄亙空難愁魄，脫身一句，正恁麼時作麼生道？」便一喝，云：「髑髏粉碎灰飛煙，得便烈火。」
檀溪梓舟船禪師語錄卷之三

侍者　　編次

結制，大光禪德領漳邑眾居士請上堂。維那白椎畢，僧問：「遍界山河雪覆藏，紅爐一點事如何？」師云：「孤峰不白。」問：「黃蘗佛法無多子，如何最上一乘？」師云：「腦後看取。」進一喝，師打。問：「朔風浩浩正是衲子家風，結集一句意旨如何？」師云：「猶是第二句。」進云：「落花片片墜冰心，何是學人翻身一句？」師云：「虧汝露出。」進云：「內中有過量人通箇消息，雲面揭開紅日眼，山眉愁斷白花香，豈不是常住？」師打。進云：「一棒痛喫。」師復打。問：「今日結制即不問，未結前事若何？」師云：「進出無管待。」進云：「結制後如何？」師云：「請坐。」進云：「不結不解如何？」師云：「逢春不下種，定是略虛漢。」乃云：「自性臨檀結冬，低頭撞倒須彌，橫身坐臥虛空，日月恒明不異。若然如是，和泥合水。所以，大光禪德領漳邑眾居士設齋聖眾、安禪和眾，霜華翠竹與爾等發機。發機且置，如何是安禪底事？溪水絲綸擲下垂，水清魚現月相隨，任觀白浪從天湧，雪裏歌歸普應知。」震威一喝，下座。

周、張、項領眾居士設齋，請上堂。問：「上上宗乘即不問，如何檀溪露孤峰？」師良久，云：「爾又作麼生？」進云：「果然露孤峰。」師打，乃云：「若論箇事，開佛知見、悟佛知見、示佛知見、入佛知見，如是開、示、悟、入則竟，周、張、項與諸大眾等為者一著子不遠而來，到於彼岸。」豎拂，云：「且道：如何是彼岸底事？」卓拄杖，下座。

戎府許公進忠劉居士生辰，資薦先考，請上堂。僧問：「懺法蓮經，最上一乘，將何報答？」師云：「天上有星皆拱北，世間無水不朝東。」進云：「恁麼不得。」師豎拂，僧禮拜。士出眾，打圓相，云：「此一瓣香爇向爐中供養和尚，伏願方廣座上劈開面門放出，演揚造像偈示與大眾。」師云：「誰是箇中人？」士顧左右，師云：「二邊不著。」士云：「滿目師僧。」師云：「著。」士一喝，師打。問：「盡大地眾生造一切業，向三寶求懺悔，內中有呵佛罵祖者，向甚麼處懺悔？」師云：「跛鱉出頭來。」僧喝，師打。問：「本來一物放光明。」師舉拂子，云：「者是甚麼光？」僧無語，乃云：「大善積力，處處承祥，十方講演《楞嚴》，淨信敷揚妙法。者裏槌鐘法鼓，演大法儀已竟，如何烹佛烹祖，爐鞴鉗鎚，煆凡煉聖？若有箇漢出來，向拄杖頭上開隻眼，呵佛罵祖，吞吐乾坤，一與人天為師、二與正法開眼、三與四生六道同超十地。許公劉居士生辰，遇說戒、設齋、資薦，還有利益？無利益？若道有利益，風清月白；若道無利益，色裏膠青。如何是資薦底事？溪聲引動梅風力，抱露含霜舜日輝。」復舉：「六祖偈曰：『一切無心自性戒，一切無礙自性慧，不增不退自金剛，身去身來本三昧。』」師云：「雖然六祖進出無礙，船上座不然……」卓拄杖，云：「水面上看取。」下座。

天培李公領眾護法居士及鐘樓合寺耆德心公等設齋，請上堂。僧問：「今日世尊成道，鐘鳴鼓響，向甚麼處去？」師以拄杖左點。進云：「鼓又鳴。」師以拄杖右點。進云：「鐘鼓鼕鼕。」師打，乃云：「老僧拙性愚鹵，一無所用，陶、李二公并僧首心公等，慶賀瞿曇夜睹明星，普天下人人具足，物物體露全彰。」舉拂子，云：「者箇是瞿曇面目，放大光明。若然如是，露地白牛開大口，鴨綠瀟湘兩岸清。」復舉：「臨濟祖上堂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在汝等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出眾云：『如何是無位真人？』濟下禪床，把住云：『道！道！』僧擬議，濟拓開云：『無位真人是甚麼乾屎橛？』」師云：「臨濟出言吐氣如雷轟電掣，盡大地人箇箇驚惶經行林中。然雖如是，嗣祖船上座即不然，若道無位真人，矢上加尖。」下座。

元旦，上堂。僧問：「昨日庚戌去，今日辛亥來，弟子者一拜慶賀又作麼生？」師云：「白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進云：「請師道一句。」師云：「好與三十棒。」僧問：「夜半烏雞穿靴走，天明石女帶帽歸，今日凡聖未開口，如何是元旦事？」師云：「半夜雞子鳴。」進云：「元旦後如何？」師云：「三更雞子跳。」進云：「橫枝鴨綠襄江上，引得魚龍上下忙。」師打，云：「少不得。」乃云：「非煙非爐亦非香，遍地萌芽萬象新，普願堯豐弘聖道，祝延寶鼎賀天星。林中剛骨無窮盡，處處祥雲紫氣生，金闕應身恩重力，八方歌道聖明君。」下座。

上元，玉芝劉居士設齋，請上堂。問：「梅柳正放胎，紅杏出墻來。元宵即不問，如何是佳節景？」師云：「出墻來。」進云：「景後如何？」師云：「好生收搖。」進云：「不消供養。」師云：「獻後如何？」師打。問：「法王正座事如何？」師云：「棒頭有眼明如日。」進云：「撥著箇甚麼？」師打。問：「有一則奇特事舉似師：昨日劉鐵磨從臺山來，今日有齋。」師云：「東處西沒。」進云：「為山作臥勢，鐵磨便出，意旨如何？」師云：「自領去。」進云：「今日陞座，是同？是別？」師云：「同則同，別則別。」進云：「恁麼缽來香積，飯熟靈山。」師打。問：「檀溪一隻虎，截斷往來人。如何是一隻虎？」師云：「門外大打開。」士云：「如何是截斷往來人？」師云：「六門緊閉。」士云：「機莫測也。」師打。問：「三心不問，如何是大意？」師云：「頭角未具氣衝天。」進云：「八方風流。」師云：「學語之流。」問：「佛住舍衛國，現聲聞圓覺，是凡？是聖？」師云：「無凡無聖。」進云：「作麼？」師云：「汝莫眼花。」進喝，師打，乃云：「數載留雲空寂，鋤破遍界乾坤，縱奪殺活正眼，覿體妙用全彰。上元到處新，燈光吐流芳。」良久，云：「本是釣魚船，洪波湧浪，撈摝蝦蟹魚龍，吞吐分明。承當且置。玉芝劉居士并諸大眾！上元與汝等賜福紫微大帝、中元與汝等赦罪清虛大帝、下元與汝等解厄洞陰大帝，三元賜福、赦罪、解厄了也。且道：三元在甚麼處？諸大眾見麼？若見得，如是；若見不得……」振拄杖，云：「向者裏看取。」下座。

結制，上堂。僧問：「有一物明歷歷，向甚麼處薦？」師云：「葉落寒風颼。」進云：「飛花過涇事如何？」師云：「楚山疊翠。」進云：「何似奇特？」師云：「賞罰分明。」問：「大冶爐開即不問，高提祖印事如何？」師云：「兩眼對兩眼。」進云：「恁麼則把住牢關，乾坤失色；放開一線，大地回春。」師云：「恁麼人見得。」僧擬議，師打，乃云：「聖制九旬禁足，撅斷塵埃，入金剛智，直見無位主人公。幸皇風永蕩，瑞日騰輝，如是伴者，佛祖興

隆。所以大光禪德行不輕，因領漳邑眾居士千針萬線助隻履，特為雲蹬個個踏碎鼻孔，始道宗風不墜。且道：結制一句作麼生道？」豎拂，云：「拂子頭上四海闊，放開玉浪盡霑滋。」下座。

樊城馬登雲居士設齋，請上堂。僧問：「觀世音菩薩能現千手眼，未審那是正法眼？」師云：「普現千手眼。」進云：「假若有明眼人到此，作麼生出？」師打。大慈問：「昔日釋迦陞座，文殊白椎；今日和尚陞座，弟子白椎。白椎且止，即今將何法示人？」師云：「拄杖挑開正法眼。」進云：「還有性理也無？」師云：「滿目全彰。」進云：「因甚得與？」師云：「你未曾見得。」進云：「從者裏見。」師打，進展兩手。問：「凡聖交參即不問，君臣五位請師宣。」師云：「列位。」進云：「如何是正中偏？」師云：「左眼半斤。」進云：「如何是偏中正？」師云：「右眼八兩。」進云：「如何是兼中至？」師以拄杖左側。進云：「如何是兼中倒？」師以杖正中。進云：「君臣以蒙師指示。」師云：「指示箇甚麼？」進云：「因齋慶讚。」師打，僧喝，師掩耳示之，乃云：「今乃冬月十五，個個烹爐煖火，不存一點柴炭，晝夜經行打坐且止。火煉點點分明，幸有和盤托出，須是供養大眾。且道：如何下口？南堤石虎吞吐北堤鐵牛。」卓杖，下座。

造大佛、迦葉、阿難功德主十八位，開光，請上堂。師云：「此瓣香無窮有盡，全機發現，寓白馬遺跡，道安祖地，闢草重建，至今七載，幸襄郡諸大檀越捐金刻造丈六金軀及迦葉、阿難二尊者。爇向爐中，供養釋迦牟尼如來并二尊者，所為開闡，無遮利益，有情、無情悉皆普度。」斂衣就座。維那白椎畢，僧問：「大道非物外，物外非大道，如何是物外底大道？」師云：「滿目全彰華藏界。」進云：「者是物裏事。」師云：「上座作麼生？」進禮拜。問：「從上機緣即不問，今日開光事如何？」師云：「水流明月現。」進云：「正恁麼時則開光竟。」師云：「上座見光麼？」進喝，師打。問：「鍾停鼓歇，龍像交參，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云：「山河大地。」進云：「師吞卻。」師云：「如是奚有？」問：「開光即不問，如何是佛？」師以杖振禪床。進云：「如何是法？」師便卓拄杖。進云：「如何是乾屎橛？」師云：「好臭。」問：「擊鼓陞堂，人天聚會，如何是接物利生底事？」師以杖示之。進云：「從上古錐開五位，善接郡機。如何是君？」師云：「爾問我答。」進云：「如何是臣？」師云：「道爾是誰？」進云：「如何是臣向君？」師云：「左耳半斤。」進云：「如何是君視臣？」師云：「右耳八兩。」進云：「如何是君臣道合？」師云：「歷然。還有道合也無？」進一喝，師云：「未曾道合。」問：「一句截流削萬機，親疏不變驀頭錐，通身手眼生慚愧，八臂

那吒失卻威。如何是截流一句？」師云：「襄江水逆流。」進云：「如何是削萬機句？」師云：「清波無透路。」進云：「與麼道。」師云：「強出頭。」士拂袖，師云：「果然。」問：「此光無明無闇，如何開？」師云：「放大光明。」進云：「光在何處？」師打，乃豎拂子，云：「黃面老子來也，威坐真武玄峰，南至檀嶺彌布，面向萬山拱手，北至青龍遶嶂。且道：其中聚集箇甚麼？聚集且止，十八應真資助圓滿紫磨金色之身。若然如是，開光一句作麼生道？」拈筆勢，云：「一點三雙開法眼，大千沙界海中漚。」復偈云：「九龍齊出湧金容，圓滿光中八寶全，命匠如來仍舊面，是凡是聖體同觀。發心信願果成佛，覿體分明極樂天，布髮掩泥須是澤，紫金光聚照長年。」下座。

明充、明戒二大德設齋，請上堂。僧問：「昔日世尊靈山冷座，商人供養世尊，施戒與商人；今日和尚住山，居士供養和尚，施戒與居士。是同？是別？」師云：「不同，不別。」進云：「為甚麼如此？」師云：「不勞錦上添花。」士問：「鐵蛇橫古路，切忌莫當頭。今日當頭事如何？」師云：「打作兩橛。」進云：「一等毒氣。」師云：「切須忌取。」問：「如來莊嚴具足，分賓分主，變解親疏？」師云：「疏親。」進云：「賓主兩忘，色相俱離，如何是主中主？」師打，乃云：「洞山云：『五臺山頂雲蒸飯，佛殿前頭狗屎天，剎竿頭上煎堆子，三箇猢孫夜簸錢。』石霜云：『風吹石臼爭哮吼，泥捏夜叉空裏走，趯翻海月亂波生，驚起土星犯南斗。』道吾云：『三面狸奴手捉月，兩頭白牯腳拏煙，戴冠碧兔立庭柏，脫殼烏龜飛上天。』」師云：「此三頌，一與佛祖為師、一驗衲僧眼目、一與人天作榜樣。若定當得，許具缽盂口吞珠。」震威一喝，下座。

元旦，上堂。祀聖畢，僧問：「萬山峰頂千點雪，鐵牛吐出珊瑚枝。」師云：「家家有路透長安。」進云：「好箇消息。」師云：「在那裏？」僧喝，師云：「舉頭天外看。」問：「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且道：世尊不拈花，迦葉笑箇甚麼？」師云：「薄處先穿。」進喝，師云：「迦葉微笑又作麼生？」僧擬議，師打，乃云：「若道箇是世尊拈花，阿難慧如山海，直者迦葉微笑正是正法眼藏。達磨到此土，遇講不契，面壁九年，慧可斷臂安心，始至馬祖一喝，百丈耳聾三日，百丈一舉，黃蘗吐舌，所以正法眼藏靈根不墜。」良久，云：「還有不墜者麼？」維那便出眾，師便下座。

解制，眾請師上堂。僧問：「世尊出世，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且道：未離母胎指箇甚麼？」師云：「泥裏有刺。」進云：「那裏見得？」師云：「見箇甚麼？」僧喝，師打。問：「古人解制，指示學人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和尚解制，有何分付？」師云：「步步踏

地。」進云：「與麼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是何心行？」師云：「淹殺閻黎。」進云：「恁麼則功不浪施去也。」師云：「未曾浪施。」乃云：「本無解結，理事現成。佛法無多子，久長難得人。桃花處處紅，靈雲親見底，須經雪霜過，始知松柏青。草履觔踏斷，全憑柱杖力。」振威一喝，下座。

師誕日，樊城國泰、登選、一騜、學貴眾居士等請上堂。問：「日月兩行燭，須彌一炷香，祝延法王壽，地久與天長。如何是地久天長底？」師云：「鐵牛吞卻嘉州大象。」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開示。」師云：「果然絕百非。」問：「今日之事，獨露真祥，有一軸子，請師展開。」師云：「照破面皮。」進云：「請收。」師卓拄杖，云：「見麼？」問：「弟子供養和尚，云何超拔阿母之恩？」師云：「相對不識。」進云：「碧玉臺前觀佛母。」師云：「恁麼觀。」進云：「露柱掛燈籠。」師云：「黑瞞瞞。」問：「登山須到頂，入海須到底。參要參到佛祖不到處。若不到佛祖不到處，盡是倚草附木精靈。如何是佛祖不到處？」師云：「一口吞卻。」進云：「吞卻甚麼？」師云：「當面掛唇皮。」士禮拜，師打，乃云：「六九己未年，己未、戊辰、己亥、戊辰，右石丫，下北溝，跳蹬仔人可為天，十八子為地，本命元辰舉似大眾，慶賀無生。無生慶賀有生，有生且置，既是無生，又作麼生慶賀？大千沙界在其中，一任出入。雖然如是，還出得者箇麼？且道：是那個鼙？」卓拄杖，打圓相，復一點，下座。

明祿、明宣披剃，請上堂。僧問：「塵埃以出，法眼沾身，寶座重登，有何垂示？」師云：「二俱不識。」進云：「世外明機親切句，請師拈來與人看。」師云：「賓主分明。」進云：「謝師答話。」師云：「謝後如何？」問：「此山一所，默然識之，呼不應、擊不響，無佛、無人。和尚道此若何？」師云：「對面相看。」進云：「看個甚麼？」師云：「從來面不識。」進喝，師云：「落在何處？」進云：「獨露。」師打，乃云：「往來留雲，十八子是鐵漢，光剃頭，絕承當。父母未生，淨裸裸；既生，明歷歷。赤裸裸、明歷歷，世、出世法。所以，雲門餅、趙州茶、馬祖喝、臨濟棒、金牛飯，和盤托出者些老漢，世諦流布。」舉：「僧問浮山遠禪師：『如何是佛？』遠云：『大者如兄，小者如弟。』即今若有人問：『如何是佛？』」師云：「一對露柱。『如何是兄弟？』阿難與迦葉。黃面老子說道：『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語實相、無相，不相違背。』」師云：「且道：恁麼不背？石虎原來是大蟲。」振拄杖，下座。

河南南陽府鄧州天乘、馨若二禪德設齋，請上堂。僧問：「如來說孝名為戒，因甚麼和尚呵佛罵祖？」師云：「知恩有分。」進云：

「第一不得殺生，因甚歸宗斬蛇、南泉斬貓？」師云：「青山綠水。」進云：「還有依此行得也無？」師云：「誰人行得？」進云：「鐵牛不怕獅子吼。」師打。問：「達磨西來一字無，全憑心地用工夫。今日新戒辦齋，請和尚說箇甚麼？」師云：「托缽去。」進云：「好個心地用工夫。」師打。問：「昔日世尊陞座拈花，迦葉破顏微笑，請問和尚笑個甚麼？」師云：「照破面皮。」進云：「在那裏？」師打。乃舉：「高沙彌初參藥山，山問：『甚麼處來？』彌云：『南嶽來。』山曰：『何處去？』彌云：『江陵受戒去。』山曰：『受戒圖甚麼？』彌曰：『圖免生死。』山曰：『有一人不受戒，亦無生死可免，你還信否？』彌云：『恁麼則佛戒何用？』山曰：『者沙彌猶掛唇齒在。』彌禮拜而退。一日，辭山。山曰：『甚麼處去？』彌云：『且往路邊結個茅庵，接待往來去。』山曰：『生死事大，何不受戒去？』彌云：『知得者般事便休，更喚甚麼作戒？』」師云：「三藏十二部、一切修多羅了義之說，高沙彌因甚知得便休？更喚甚麼作戒？爾等信否？若知，重說偈言；若不知，不免布個縵天網。老僧不然，與你等指出。」卓拄杖一畫，下座。

佛誕日，河南鄧州尼福如請上堂。問：「汝等受佛戒，即入諸佛位。但解法師語，真是諸佛子時如何？」師左右顧視。進云：「三十年前說個甚麼？」師云：「爾在恁麼處？」問：「昔日世尊波羅提木叉，至今和尚陞座，是同？是別？」師云：「非同非別。」進云：「既無同別，陞座作麼？」師打，乃云：「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惟吾獨尊。』雲門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吃。何故？貴圖天下太平。』瑯琊云：『雲門老漢將此身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若人如是，高沙彌未登壇授具足戒。丹霞選官不如選佛。』剃頭時，石頭云：『汝還受戒否？』霞便掩耳而出。頭云：『汝真得戒也。』」師云：「丹霞如龍得水，拄杖頭上收取舍利。所以，雲門拄杖知恩報恩、收舍利，者些老古錐在船上座拄杖頭上口喃喃。爾等若會，腳跟點地；若不會，依舊黑漫漫。」振拄杖，下座。

解制，大眾請上堂。僧問：「晉柏垂蔭千枝茂，溪聲分派萬流芳。流芳且止，如何是檀溪事？」師云：「白馬留跡。」進云：「如何至理？」師云：「如何是理？」進云：「果然是理分明。」師打，云：「截斷葛藤。」問：「凡聖交參，是眾生娛樂；展眼翻身，衲子境界。請問和尚：如何是翻身一句？」師云：「鐵帽山勢險。」進云：「如何是名像相牽？」師云：「眼花不少。」問：「獅子林中無異獸。」師云：「弗遇奇人。」僧喝，師打，乃云：「去歲結縵天網，蓋大千世界；今歲解縵天網，開大千世界。此個事人人圓

滿體露，所謂相公不出門，知道天下事；衲僧不出門，透得無私智。逼的白汗流，滿口嚼生鐵。若是個漢，解結分明，土面灰頭亦能自在；若不如是，天晴兩腳灰，下雨泥裏刺，撞著嶺頭雲，覿面難迴避，惡風暴雨相聚著，有眼如是黑漆漆。」下座。

晚參。師云：「今日初一，明朝初二，眨眼便是來生。諸兄弟位中若是鐵腳漢，放下雲頭，剔起眉毛，本自現成，無可擬議。若然如是，把手共行，盡成般若；若不如是，粒米難消。莫道野鶴無糧快活，只恐撞著鐵鷂也須失命。」眾作禮，下座。

修大佛、迦葉、阿難，功德主賈、鄒、黃、王、淮泉居士等十八位領襄樊眾信設齋，請小參。師舉拂子，云：「若向者裏，請出相見。」堂主出，一喝云：「湛然不動，如何是紫磨妙尊？」師豎拂子。進云：「南贍部州人將佈施為求福，且道：功德有幾許？」師伸手云：「用多少？」進云：「福不可計。」師云：「道著。」

問：「世上將錢買不得，龍女獻一寶珠，世尊納受，龍女成正等覺。現前眾善！是同？是別？」師打。問：「巍巍正座滿乾坤，照徹十方處處明。」師云：「不勞讚嘆。」問：「得意忘法，意向何處？」師云：「問從何出？」進無語，師打，乃云：「四眾雲集，看來原是舊時人。所謂辦供……」豎拂子，云：「到來靈山一會。若然如是，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昔日龍女獻一寶珠，世尊納受，有箇傍不肯底漢道他有漏，垢穢不淨，忽然女獻南方無垢世界，坐寶蓮華。今日眾信過渡須到彼岸，且道：是同？是別？」復舉拂子，云：「已竟。船上座卓拄杖云：『若道者個，福不可量。』」下座。

除夕，晚參。舉：「道吾見南泉，泉曰：『名甚麼？』吾云：『宗智。』泉曰：『智不到處，宗個甚麼？』吾云：『切忌道著。』泉曰：『灼然道著即頭角生。』」師云：「今晚有人向者裏下得一語，老僧與他帽子著。」維那出，云：「智不及處，明個甚麼？」師云：「與你帽子著。雖然如是，衲被縵頭蓋，直到天明暗。嗟呼！」下座。

大眾請小參。師舉：「羅山問巖頭：『起滅不停事如何？』頭云：『是誰起滅？』羅山當下大悟。」師云：「巖頭答處，體露全彰；羅山悟入，死水不藏龍。雖然如是，船上座不然，為大眾打三，又落二落三。且道：恁麼是不落底？竹篦上看取。」

小參。落堂考工，云：「為生死做工夫，且實說來。」一一問了。「爾等做處，不許落空、不許安靜、不許妄想、不許見聞意思、不許無事、不許雜談混日，上不得、下不得、左不得、右不得，覺來不得一念，無有所為，十方坐斷。」便歸方丈。

結制，大光知浴設齋，請上堂。僧問：「人人有個摩尼珠，因甚埋沒多年？」師云：「插竿頭上風車子。」進以手一張，師云：「失卻寶珠。」問：「如何是賓中主？」師云：「從恁麼處來。」進云：「如何是主中賓？」師云：「從甚麼處去？」進云：「如何是賓中賓？」師云：「雲留不停。」進云：「如何是主中主？」師云：「是賓是主？」進喝，師打。問：「設齋供眾，且道：如何是結制底事？」師云：「紅爐焰裏雪花飛。」進云：「四方雲集，特為甚麼？」師云：「經行打坐。」僧擬議，師云：「羅公照鏡。」乃云：「舉個古人絡索。晉秦元始，道安祖師在此，有異僧寄宿，從窗隙出入，安見，驚起禮訊，問其來意，答曰：『相為而來。』安曰：『自惟罪深，詎可度脫？』答曰：『甚可度耳。然須更浴聖僧，惟願必果。』具示浴法。安後營浴，眾同見有非常小兒、伴侶數十人寺就浴，果是聖應。今乃大光禪德三載勤勞知浴，有浴無池。大眾！浴法向甚麼處下手？若下得手，靜沐微塵爐焰開。若下手不得，且道：凡聖在甚麼處？溪聲碧玉露玄風，打坐經行內外宗。般若爐中燃炬火，牛頭馬面盡銷鎔。」下座。

北極張居士誕日，請上堂。問：「《法華》云：『無量珍寶，不求自得。』」師云：「一邊漢。」僧擬議，師打。問：「如何是了然一句？」師云：「第二句了。」問：「真武峰事，千聖不能傳。如何是千聖不傳底事？」師云：「老僧耳聾。」進云：「某甲喚啞。」師打，乃云：「昨夜三更，拂子跳上三十三天，請益帝釋：『是那一星斗入我善法堂中？』帝釋曰：『恭喜！賀喜！南閻浮提內人人俱有星斗，有敬信三寶者得生我天。』拂子云：『若然如是，恭喜！賀喜！』閻羅王聞得，出來道：『你二老雖然讚嘆，我曹賞善罰惡。』帝釋曰：『豈不聞世尊道：「南閻浮提有敬信三寶、持五戒、修十善者，得生三十三天」耶？』閻羅王曰：『果然如是，希有！希有！』船上座云：『三位老漢雖然讚嘆賞善罰惡，豈不聞：一念間，了然一句超調御，徹見未生方始終。』」復偈曰：「張公七十有三旬，供佛及僧自皈依，朔日重陽香滿地，回光星斗照天梯。襄州龐老今猶在，洞裏藏身訪故知，隨任世緣無罣礙，延生壽量證菩提。」下座。

閔玉融月庵弟子設齋，請上堂。僧問：「昔日達磨到此土，直指人心，不假方便，指個甚麼？」師云：「古柏已飛香氣在。」進云：「果是心源。」師打。問：「阿難是破戒比丘，因甚與佛同居？」師云：「無邪不顯正。」進云：「摩登伽女最淫，為何證阿羅漢果？」師云：「汝不唧溜。」進云：「文殊師利法王子因甚為七佛之師？」師云：「末位前行。」僧禮拜，師打。問：「昔日道安祖師橫拈日月與眾生結盡業債，即今和尚倒挂須彌同四眾交參說戒底

意旨如何？」師云：「井底撈月。」進云：「曹溪水與檀溪水，是同？是別？」師云：「舉頭天外看。」進云：「不是棒頭開正眼，怎得虛空碎朦朧？」師打，僧作禮。問：「法座高陞，古鏡重懸，照徹十方，並無凡聖。如何是戒？」師云：「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進云：「六門皎潔全體現，萬法無為不須參。如何是定？」師卓拄杖正中。進云：「鵲噪忘五蘊，身在其中總不知。如何是慧？」師橫拄杖。進云：「戒定慧且止，句裏分明事如何？」打云：「者個是幾句？」進云：「滴水成水窮閱盡，更有桃花笑轉春。」師云：「不須重舉露。」問：「父母未生前，因甚命根不斷？」師云：「滾湯潑雪。」進擬議，師打。問：「善才參處，請師指路。」師云：「後面看。」進云：「那一路？」師打，乃云：「道則玄機，古今體露。門外溪水遶，冰清玉潔。冷灰撥薪火，個個烹紅爐。所謂閩地之人，楚溪法蠟，大家團圞頭，同受比丘法，精進持淨戒，猶如護明珠。精進且置，明珠在甚麼處？」豎拂，云：「者裏看取。」偈曰：「心地戒光珠，人人本具足。未生前面目，山門對露柱。」一喝，下座。

佛成道日，張太和居士設齋，請上堂。問：「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惟吾獨尊。』因甚雪山六載，所為何事？」師云：「立雪齊腰。」進云：「年年此日，昔昔今朝。」師云：「了不可得。」進云：「一朝雪消盡，自有春到來。」師云：「雪消且止，如何是春？」進擬議，師打，乃云：「日前太和居士許設齋供眾，求牛[牛*皇]菩薩，果勝力充。然雖如是，夜來三更夢見一牯牛，氣勝如王，船上座與他一棒，牛兒奮迅向前，船上座忽然驚惺。向日與居士道及世尊成道，五百乘車過此林畔，二牛阻滯。問曰：『甚奇怪！』虛空答曰：『有聖人成道，應當供養。』二商人林中果見樹下獨坐，商人作禮，世尊微笑。傍有頌曰：『世尊微笑舉袈裟，禮拜商人也作家，四十九日不吃米，苦哉錯認佛陀呀。』然須世尊成道，人天供養。且道：佛陀呀在甚麼處？」良久，云：「大力菩薩橫擔一粒。」下座。

玉帝降誕，體源庵主壽，設齋，請上堂。僧問：「龍女獻一寶珠，世尊納受。今日庵主設齋，請和尚陞座，得個甚麼？」師打。問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云：「腳跟下看取。」進云：「一口吸盡西江水。」師云：「還我水來。」進喝，師打，乃云：「去年九月十五晴，今年正月初五雨，一百一十日，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六祖恁麼道，船上座亦恁麼道。然雖如是道，太清平安樂世，一番提起一番新。」復偈曰：「紫微

大帝燈燈照，歷歷孤明北斗藏。長壽金剛如是賀，有情無情正當陽。」下座。
玄居士壽，設齋，請上堂。問：「風雨下來天地暗，杲日如何把持？」師云：「公對文章展白眉。」復云：「一瓢飲。」士禮拜。問：「佛未出世，祖未西來，且道：有禪也無？」師云：「汝道看。」進云：「威音那畔方知？」師云：「還我腳跟來。」進無語，乃云：「十五日前不先、十五過不後、正十五日不中，先後中間定不得，惟有者個轉光新。」豎拂，云：「拂子絲絲銀世界，雷音震動澤荒坵，祖翁一片閒田地，忙裏偷閒念彌陀。葛藤窠中長生路，酬天謝地保安康，供佛及僧掀寶藏，江天皓月湧清波。洞口白雲山市叟，孤峰頂上演摩訶，萬象森羅齊拱手，桃花依舊笑春風。且道：玄居士夫婦母難之日，三載設齋，供眾圓滿，佛事週隆。承當一念信心現，青山盡是百草頭。」卓拄杖，下座。
解制，都監同眾請小參。僧問：「昔日達磨與神光安心，且道：即今心在甚麼處？」師云：「正當陽。」進云：「學人有一心，請師不荅。」師云：「還吃飯麼？」進喝，師打。問：「一切有為法，且道：如何是無為法？」師云：「滿目青山連天色。」進無語，乃云：「九旬禁足，克己復禮，結解圓明，恭喜賀喜。」舉拄杖云：「拄杖子不屬解結，獨立孤峰赤條條，頭頂天、腳踏地，可謂和光混俗。若是常住真心，殺活自在，性靜明體，縱橫自在，吞吐乾坤，如龍置水。你有拄杖子，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奪你拄杖子。所以，海底紅塵與波作浪，拄杖臨頭開正眼，鐵船滿載夜明珠，五湖四海桃花浪，不動清波意自殊。若向者裏定當，打開門外湧山河。」
禮千佛圓滿，侍者明惺、楊居士等送子出家，請上堂。
僧問：「諷經禮懺，人人超薦父母事如何？」師云：「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鶯上樹一枝花。」進云：「薦後如何？」師打。問：「弓弦走馬，未是作家；劍刀翻身，亦非妙用。如何是奇特事？」師云：「寒冰穿雲過。」進云：「穿後作麼生？」師打。問：「如何是宗風顯露？」師云：「春風鼓舞乾坤闊，三千古佛臨壇。」豎拂子，云：「諸大眾！見麼？若見得，東君每照益；若不見，春風垂地澤。見與不見，還識拂子頭上麼？雖然如是，拂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恁麼在船長老手裏？若然如是，惺侍者三年為眾耽心，並楊居士捨子出家，以報佛恩，帶累宗親，得生長安。長安且置。」復舉：「文悅禪師親近大愚芝，芝曰：『有何所求？』悅曰：『求心地法。』芝曰：『若道心地法，不怕爛卻，且為眾乞米去。』悅便領，果然便去。乞米回，又便教為眾乞炭。乞炭歸，芝曰：『堂中謂乏人，你且去與我領眾。』悅恨不樂，坐于後架桶箍

忽報，悅走見芝，芝曰：『恭賀，還我心地法來。』悅大笑而出。」師曰：「雖然文悅大悟，真乃供養諸佛，報荅恩者。若道船上座則不然，何故？久受勤苦，乃可得成。」復有偈云：「化道長生不老春，三年無改果圓成。盆中那粒高登祿？萬戶千門種善根。」卓杖，下座。

垂問機緣

「四大部洲齊打鼓，楚山巖覓覓星燈，溪聲便是廣長舌，覿面相逢不見伊。且道：恁麼人相伴？」
僧進。師問：「一口吸盡西江水，汝見麼？」進云：「昨夜三更普潤。」師云：「潤個甚麼？」僧無語，師便打。
顧居士進，師問：「膈河渡水來作甚麼？」士云：「覓佛。」師云：「在那裡？」士云：「毛上看取。」師云：「死了、燒了，覓個甚麼？」士擬議，師便。
僧進，師問：「如何是無盡底事？」進云：「請師開示。」師云：「無盡。」僧擬議，師便打。僧又擬議，師云：「與抖灰了也。」
僧，師問：「如何是老老大大底事？」進一喝，師云：「喝恁麼？」擬議，師打。
僧入門便禮拜，拂袖便出。師云：「忙殺閻。」
僧進，師問：「是第一？是第二？」進云：「萬法歸一。」師云：「歸了。」便打。
僧進，師伸手，僧亦伸手。師云：「我伸手是恁麼意？」僧擬議，師便打出。
盛庵主問：「如何是大地山河？」師云：「向汝一口吞卻。」主一喝，師便豎起拳。主頓足一下，師便打。
士呈帽進方丈，云：「和尚作麼生會？」師一掌。士云：「和尚光明無量，遍照十方，亦無遮礙，將者個戴上，是一？是二？」師云：「被汝籠絡。」士擬議，堂主云：「不成妙供。」師云：「不是汝底。」
師云：「如何是趙州蘿蔔頭？」寂朗荅云：「到處重開始見香。」後堂云：「滿口嚼脆梨。」師不契。堂復問：「如何是趙州蘿蔔頭？」師云：「滿口嚼冰霜。」進禮拜。

聯芳

與大慈維那

兔角杖頭付大慈，龜毛拂子玉麒麟。蹋翻南北騰雲地，四海興龍續正因。

與月菴維那

今朝大覺舌廣長，一言保任候龍天。藏頭露角分付汝，原在青黃在月菴。

與淮泉王居士

淮泉可謂得瞿濃，定把佳聲向爾通，受手曹源機潤澤，杖頭敲月蓋英雄。

詩偈讚

城西鐵佛

鐵漢空懸照，慈容世地遊。那藏萬物合，綠水隱襄州。古剎城西外，高臺勝接樓。街前歌不歇，誰覺此中幽？

鷲嶺甘泉

滴滴無窮盡，根源透九宮。山山靈鷲脈，十萬八千通。亭高泉湧翠，杖笠掛雲峰。片石滋僧坐，冰清醉老翁。

鳳山延慶

鳳山接翠雲，慶寺映斜新。樹帶閑枝葉，惟涼古鏡碑。林從幽嶂裡，水向石邊清。檀度尋樂處，烹茶敬天星。

朝陽疊翠

層巒疊翠處，石石積成堆。溪望高低應，登雲露天臺。東君歸屋者，樵過洞門開。客尋崖阿上，清風送往懷。

洞山峴石

洞外一拳石，聞名自古磯。片雲馳帶雨，半閣坐迎暉。碧甃流精澗，林花送果衣。幽哉閑共語，拔萃月明歸。

萬山幽蘭

萬山峰頂望，別是一湖天。眼底千波湧，幽蘭一色吞。東南餘有戶，月映一無門。反本尋落處，得知不盡根。

北堤鴨綠

堤徑和歌歸，幽林萬葉開。沉沉一片綠，埂埂密神臺。紫蓋憑頻入，帆飛到岸來。誰知塵世外，長安共徘徊？

南堤楚山

層層風雨潤，花飛滿石臺。巒巒呈秀色，萬戶對奇才。樹老發新枝，溪上送綠來。登臨多少客？個裡此幽哉。

谷隱寺

祖庭谷隱水，閣鳳自回頭。峰頂有時望，鹿門對山丘。池管堂外樂，徑道得安休。寺幽雲臥石，高士昔曾遊。

鐘樓寺

鐘樓聲自遠，蜜佛有靈空。閣閣鳴如玉，風涼活似龍。登雲多勝喜，對月話玲瓏。不是尋常寺，層層岫嶺中。

仁皇寺

仁皇千古月，常映萬人舟。殿閣輝巖秀，門開疊岫峰。諸公乘有興，攜詩任往留。衲多宛然在，聲嘯露舌頭。

鳳凰亭

鳳閣展翅上，白雲任往還。嶂開水底滑，嵁秀玉生斑。碧浪橫山過，龍飛臥水淵。鮮鱗意變得，路步振湖山。

羊侯廟

襄郡侯公廟，龍隱片雲底。黃山開碧眼，雲霞掛錦衣。筆峰無盡處，千靈動活機。往來進不穴，萬代卻心歸。

眾居士發心刻佛請偈

萬善同緣成佛身，分文聚積永長春。生生恩會無窮盡，個個承當共一尊。八大菩薩信願力，微塵功德與君頻。如然出手不空過，金像栴檀昔日因。

都監天德請像讚

坐斷葛藤，定是梓舟。本無讚毀，待人須惡。白棒臨頭，口似烈灼。鹵拙剛柔，獨泛襄江。任是銅頭鐵額，好與三十棒。

贈水月林芝巖法弟

顯化荊南月映林，喝行師道不曾離。屺峰立雪慈恩力，東西二溪溢有淄。深憶遺留資寶座，時添義氣掛玲瓏。往來覓跡誰言道？惟有堂分第一芝。

贈鳳山廬庵法弟壽

移杖雲留露孤峰，鳳凰展翅蓋無窮。山南星斗吾宗現，喜及瀑布勝九宮。只此天臺猶在目，應知個裡瑞光中。襄州罕遇生荊棘，不望餘歸獨望公。

贈榮公護法壽

錦彩華誕登上方，芝蘭臺艷澗花香。爐煙拈祝蟠桃壽，奇瑞展開相國光。欽柱德風林秀鶴，陵岡鳳尾蓋雲彰。青天水底皆含月，此日松高聲更長。

贈徐相公

若知檀溪與曹溪，龐老襄州鴨綠棲。無影樹頭春色現，儼然面目不曾移。

示恒見

見見知時非是見，轉身猶未翻身迷。恒天格外無情句，直指而今更不疑。

贈靜庵姪

金地遙招暗點頭，三登九上續宗猷。舌頭露出玲瓏子，吞盡西江一月收。

贈謝居士壽

奮得驪龍珠，方依佛祖決。古今超賢士，塵世盡彌勒。長壽金剛眼，閻羅鏡不得。杖挑布袋口，吞盡西江月。

太和居士請偈

未生前面目，太虛一毫端。來去無生路，靈機格外仙。山河及大地，不覺色塵煙。歌唄原無量，明心天外天。

贈知黔維那

知道知時戒可通，前承不問後成功。若能赤心行將去，萬物如龍定慧宗。

示子梅居士

子梅徹骨發新枝，露地頂天掛錦衣。歲盡寒霜中有興，果顏靈鷲得心希。

貴州七位居士請偈

貴省黔豐德近天，梵音乃遇七真仙。三千內外常安樂，直指毘盧在目前。

春日觀山

山高月小楚乾磯，正初登雲東北依。足下石琳重疊翠，萬綠從地湧襄溪。

送大慈西堂太行峰

盡情吐露滿乾坤，秦水無魚鼻孔生。垂手絲綸當面擲，靈機掣電用雙行。

贈法姪全機住高山寺

群峰卓立勝高山，面目全然眾可攀。問道渠龍山是叟，分燈祖院穀城間。

贈寶林南極大師

寶林丈室同攜手，兄弟呼笻登北山。帆訊江中近寶所，炎天稽首拜雲端。

贈大光禪師

本光清淨法開光，一片閑田謂可當。仍復來源忘舊路，須知腳下是真常。

贈漢水楊公

西湖咫尺楚山溪，二水分明文筆歸。如此情懷塵世外，楊公登綠岸題詩。

月菴上座

臨流尋古蹟溪聲，缽帶腰中茅舍興。幽僻雲房喜可度，耳聾舌底續分明。

空如侍者

東西空如齊坐斷，鼻頭尖底路相通。出身須得真人體，覿面相逢任爾洪。

監院仲如請像讚

創建檀溪，大覺隱靜。撞著個漢，五十七歲。白棒在手，不容擬議。放些毒氣，且道：是個什麼面孔？祖佛到來，描畫不見。若是當家種草，身披忍辱，行端表正。咄！業鏡臺前，一擊粉碎。

自讚

祖濟三十三，拙漢梓舟船，重開檀溪寺，脈通鷲嶺山。獨露孤峰頂，杖子隨身邊，便插一莖草。雖將無米飯，與天下衲僧，一飽更不饑。彼汝描畫，轉見不堪。喚作重建即錯，不喚作重建，猶非萬世傳罵，留與兒孫路見不平。

書

與鹿門彭法兄書

法席鞏固，全賴法兄捐金布地。從昔以來，金湯續燄，古今實際地果然具足，可見法兄庶古蹟重光，萬代不墜矣。弟仰沾洪慈，傾注拙錄，刻入楞嚴藏庫，豈非兄之遐齡齒祿也？弟遙拈香謝謝，須任暫停，無時晨昏祝願福祿高登亨遷。又忽勞盛价至荒山，弟一一問候合府官眷福祉安祥，喜甚喜甚。不然，乘此機選官不如選佛，明珠在掌，無時不照，帶弟靈山把手。呵呵！何如？率此訊候啟上。

芝崖和尚書

昨歲錫臨襄州晤對，把臂猶如舊日，荒山失款簡褻，諒不我罪。猊座翩帆月林，福履駢臻，愚兄當走候丈室，歌曲徘徊。茲因事羈，未如其願。擬議間，有靜上首至，問候法體，幸甚！敘其來意，道及尋茅結居，方知未獲面辭。法座時置隆冬，豈可以不辭任意遠離？愚言加謹勸，斗膽屈留，歸侍左右，愚之願也。萬望老弟恩深，慈容莫能測焉。況有荊城眾居士書請回剎，亦是吾宗幸甚！恭惟老弟容喜續焰流輝，愚兄有玷慚惶，懇恕上首，恩澤無量。鄙言不盡，上啟猊座鑑照。

佛事

二月楊公請為誥封祖夫人舉火

「今乃孟夏廿八，司馬夫人遷化。無種靈根火裏栽，鐵華指向樹頭開，驀然得個菩提果，脫卻凡身即聖來。即聖且置，祖夫人面目在甚麼處？」一喝，便烈火。

為實念舉火

「實念！實念！本無一念。雖然，五載勤勞供眾之念，節蒙聖諭，乃地藏菩薩降誕之辰，與汝判斷。且道：斷個甚麼？」卓炬，云：「火光三昧裡看取。」

為達初禪人火

「身從東南來，還歸西北去，送汝一把火，速往極樂地。如何安身？火裡蓮花，西方淨土，猛燄光中飛雪片。」

為曹善人火

「曹善人！聽吾偈：今日清明往西去，舍身脫卻恁麼行，無悠無拘無生世。咦！烈火光中化紅蓮，剎剎塵塵登雲地。」一喝，炬火。

香嚴寺宕法叔塔前上供。拈香，云：「出身東南，化道西北，重建香嚴，宏輝祖燄。達磨不往東土，神光不往西天。」

「宕老法叔！太白分燈，白崖山中，寂滅那伽，流芳威音。今對塔前，如何奉奠？一片栴檀，常寂光中趨敬。」便爇香，云：「五百餘里到來，是吾法叔創業容易守業難。今已十周，即見我蜀兄守塔，萬古一新。」便展拜。

為實勤舉火

「鹿門出家，檀溪落地，隨侍師公十二載，今已寂滅，真乃九月花香。且道：如何得果？送汝把火，紅新新裏種紅新。」便烈火。

黃龍山主習思常、張星明、張九經、習思時、鞏世華等，併本寺嗣法侄明亮等，恭請師為本師起龕入塔。師云：「躲開，躲開，多寶現前。若然如是，請兄觀定。」又入塔，云：「正二梅花燦裘衣，道駕空裏欲碎時。一枝忽飄春信立，金毛隻履仗雄威。恭惟我奇然法兄和尚通玄一脈，共處襄州，重興黃龍，千眾玲瓏圍繞，建法幢廿有餘載，轟雷掣電，所為一雨普潤，萬指歸從，遺留者個塔樣。且道：阿誰行染是我法兄？既然如是，入塔一句又作麼生道？四海浪平龍瑞隱，天搖地震滿長安。」喝一喝，云：「奈我法兄惹得拖泥帶水。」以拄杖指塔，云：「既是無縫，塔前如何趨敬？四方八面，一任永遠供養。」

為戶部管大護法舉火

師云：「今乃正端陽，雲龍空裡接。大人登到岸，寶印天邊月。超離權衡外，薰風送北極。碧潭霄漢語，相助無為力。雖然如是，即今管老先生在甚麼處安身？」振威一喝，云：「臨飛得甘露，脫塵遇金仙。」擲火炬，云：「寂光三昧紅蓮社，滿目青天玉麒麟。」便入火。

山主李祥宇請師進庵禮佛偈。
師云：「從西過東，大覺相近，雖是安心，此方慶幸。且道：如何興慶底？隱靜雖是者個。」一喝便作禮。
當日，阮應富等設齋，請上堂。梅雪大師白槌畢，維那問：「嫩桂久昌，法輪運轉，現寶王剎於一毫端且置，因什麼檀溪水向大覺海中流出去也？」師云：「腳踏兩邊分。」進云：「如何是徹底根源？」師云：「上座從那裡見得？」進云：「當堂舉似。」師打。進云：「者一棒落在什麼處？」師云：「果然露出。」問：「打開布袋口，放出劫外風，推倒山岳，粉碎虛空，諸人何處安身？」師云：「拶破面門，鼻頭尖底下種。」進云：「分明獨露，描畫難成。」師云：「者個阿誰？」進一喝，師打，云：「一擊粉碎。」乃云：「觸處逢渠，大覺示戒，全彰正體，不涉春秋，亙古亙今，所以麗珠騰輝。然雖道人人腳跟下要取分明，斬斷塵勞，頓脫生死，者個劣虛漢刱入李荒村，八條崗裏好下田。」下座。
淨信庵南嵩師同破有師請師傳戒，恒順設齋，請上堂。主問：「淨信一聲獅子吼，昭明樓上聽知音。且道：有多少知音者？」師云：「請上前來。」進云：「毘婆尸佛早留心，直至而今不得妙。」師打。進喝，云：「土曠人稀。」師云：「遍地生荊棘。」問：「古人以砂供佛，福滿輪王。今恒順設齋請上座，且道：得個甚麼？」師云：「你道個甚麼？」進云：「向上一著事如何？」師打，云：「一雜粉碎。」問：「佛出世，一手指天，一乎指地，捏破虛空，何處安身？」師打，進喝，師云：「落在甚麼處？」進云：「此處安身。」師云：「向汝道亦無安身處。」乃云：「淨信戒壇，闡開爐鞴，雨洒珠光，報達有分。恁麼見得，語默動靜誰知已？根盤大地淨無生。」振威一喝，下座。
鄒德宇等設齋，請上堂。梵座主白槌畢，座主問：「黃蘗未出世，不用棒喝，將何法接引？」師云：「座主向前。」主云：「達磨未來，天下太平，老賊過東，攪亂天下，將何處之？」師云：「面壁有分。」主豎拳，師云：「虧爾出手。」主便禮拜。問：「一真不昧，萬法全彰。如何是戒？」師振杖。進云：「二諦圓明，坐斷兩頭。如何是定？」師卓拄杖。進云：「三心不了，全無慚愧。如何是慧？」師云：「滿目生輝。」進云：「戒定慧且置，句裏分明事如何？」師打，云：「親言出親口。」進云：「者一棒落在甚麼處？」師云：「處處分明。」問：「佛出世時以佛為師，佛滅度後以戒為師。如何是五宗？」師云：「一一問將來。」進云：「如何是臨濟宗？」師云：「棒頭有眼。」進云：「如何是曹洞宗？」師

云：「眉毛眼上橫。」進云：「如何是雲門宗？」師云：「別是一家風。」進云：「如何是法眼宗？」師云：「徹底融通。」進云：「如何是溈仰宗？」師云：「照破面皮。」進云：「五家宗派蒙師指，見性成佛事如何？」師云：「你見麼？」士禮拜。問：「有一大將臨陣，通身不掛寸絲，鎗刀來時如何躲避？」師云：「陋巷不騎金色馬，回頭卻披破藍衫。」進云：「果然天下太平。」師打，云：「喪身失命。」乃云：「學佛貴於出家，為僧重於進戒。淨信者缽盂裡安柄，橫挑一粒，盡乘般若，故我大覺世尊入泥入水，屎尿臭處砑礫生輝。未信者，蜣螂諸虫而集其上，所為六年苦行，得體忘軀，入舍城中攪亂。」豎拂子，云：「者個漢坐斷葛藤窩裡事，果是將軍定太平。」下座。

紅花園觀音庵慧融上座請傳大戒，襄樊二城眾居士、淮泉等設齋，請上堂。僧問：「僧俗聚會，選佛場開，和尚有何指示？」師云：「上座遠來。」進云：「舉眼足下看。」師云：「恁麼去。」進禮拜，師打。問：「爐韛洪開，人天交接，還有賓主也無？」師云：「覿面相提。」進云：「如何是賓中賓？」師云：「東西相對。」進云：「如何是賓中主？」師云：「杲日當空照。」進云：「如何是主中賓？」師振拄杖。進云：「如何是主中主？」師云：「目下無人喜。」進云：「賓主蒙師指，當陽一句請師宣。」師云：「何須重舉似？」進云：「千峰勢倒崖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師云：「珊瑚枝上兩莖眉。」僧無語，師打。問云：「何得無漏廣為利人天？」師云：「漢水兩岸清。」問：「如何是接初機句？」師云：「一雨普潤。」進云：「如何是辯衲僧句？」師云：「波吒。」進云：「如何是正令行的句？」師云：「寒梅枝上露紅光。」進云：「如何是定乾坤句？」師打。問：「欣齋即不問，放下手卻是甚麼？」師云：「打開方知。」進云：「人人本有，因甚麼不識？」師展手，進禮拜，師云：「好個饅頭。」乃云：「昔日祇園精舍說法，今朝紅花園裡陞座，長者金磚布地，府主鼎修金地，所以弘戒毘尼個個得戒披衣。若不信者，步步踏著；若有信者，虛空著楔。雖然如是，功不浪施。者些說話，正是三家村裡麤漢。」豎拂子，云：「若論者個，拂子頭上報春枝。」下座。

鷲嶺甘泉梓舟船禪師語錄

內辰仲冬月十五日，本寺雲杲耆舊，同襄、樊二城眾居士等，請住鷲嶺甘泉。師至山門，云：「昔日鷲嶺，今日嶺鷲，釋迦不前，彌勒不後，坐斷兩頭，便開門路。」振威一喝，拽杖便入。

佛殿。云：「東也撞著，西也撞著，行住坐臥，處處撞著。且道：撞著個甚麼？殿裏底。」一喝，便作禮。
韋馱殿。云：「真實普眼，行化三洲，應感金湯，無我不成，無爾不就。」
據室。云：「三處茅室，虛空為丈，歷代祖師，領受痛棒。」便入。
當日設齋，請陞座。師至座前，指座云：「這個獅座，牙爪露佈。咦！」便登座。師拈香，云：「此一瓣香，根透四海，枝覆蒼天，熱向爐中，端為祝延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萬歲！伏願鎮統乾坤，沾恩普潤。次一瓣香，日月同明，槁木生輝，熱向爐中，供養滿朝文武、本郡尊官、各衙勳貴，金湯湧沸，輔鎮江河。再一瓣香，威音未至，格外提持，熱向爐中，供養檀溪法弟芝崖和尚，并襄、樊二城文學、檀越、居士、本寺耆舊等，悟入無生，同登華藏。」又拈香，云：「光吞宇宙，奉絕諸塵，第二回拈出，供養江南常州府荊溪保安堂上傳臨濟正宗第三十二世上二下隱先老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斂衣就座。檀溪和尚白椎畢，師揮拂云：「吞吐獅王，請出相見。」僧問：「三千諸佛與和尚同入甘泉，法身自現即不問，如何是過去蹤跡？」師打。進云：「如何是現在蹤跡？」師振杖。進云：「如何是未來蹤跡？」師云：「你見麼？」進云：「三千諸佛蒙師指，月到十五正團圓。」師云：「你道記得熟。」檀溪監院問：「道安古佛地，和尚又重興，老龍送水，將何物接待？」師打。進喝，師云：「落在甚麼處？」進云：「一聲霹靂毛孔豎，萬道金光灼面皮。」師打，云：「躲跟漢。」雪庵問：「掛劍平揮群妖息，鷲嶺獨露玉欄杆。萬象森羅一口吞即不問，吞後事如何？」師云：「同一鼻孔。」進云：「若恁麼道，高建法幢續祖燈去也。」師云：「虧你承當。」笑庵問：「紫霧盤旋到甘泉，長風玉樹月灣灣，略施倒嶽傾湫手，摩過須彌山外山即不問，一念未生事如何？」師云：「滿山怪石獰似虎。」進云：「徹體本空，了然無掛。」師云：「如何是你不掛？」士無語，師云：「獨露。」慧庵問：「甘泉獅子吼，震動太虛空，四眾皆瞻仰，好音個個同。今日和尚陞座，未審將何法示人？」師云：「一點水墨，兩處成龍。」進云：「既然如是，大家有分。」師云：「要你承當。」嵩庵問：「昔亞仙捨曹溪與六祖，羲之施廬山與歸宗，今日雲杲將甘泉請和尚，且道：是何意旨？」師云：「沒奈你何。」進云：「若恁麼道，大家俱證宗風去也。」師云：「如何是汝宗風？」進云：「不識。」師云：「好個不識。」問：「觀音院裡觀音閣，勢至樓前勢至臺，若識兩忘空色相。觀音那裡出頭來即不問，舊殿新開事如何？」師云：「此事且置，婆子燒庵好個消息。」進云：「賊是

小人，智過君子。」師云：「好個俗漢。」餘庵問：「超越萬法者是甚麼人？」師云：「覿面不識。」進云：「畢竟是個甚麼人？」師打。訊庵問：「前有臥佛把門，後有鳳凰展翅，左有龍王送水，右有峴山疊翠。雲集重興甘泉即不問，如何是萬壽無疆？」師云：「晴明光照。」進云：「一言忝華囑，十方普皈依。」師打，乃云：「一言不出，諸聖側耳；若出一言，塞滿虛空。若然如是，隨出一言，合道真如句中無私，全彰大用。眉毛尖上三千界，日月同明共一家，為人不行無相寺，別尋一路眾君知。所謂襄、樊二城諸大檀越、本寺耆舊兼檀溪法弟和尚專請船上座特演真乘。山頭鼓浪鷲嶺至，平地陸行無船，頭頭盡是玲瓏志，清水獨露現真容。珍重持行佛制，永祝皇王與天齊。」下座。(檀溪監院盛德徒請。)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